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九十本，第四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〇八年十二月

西漢早期的天地模型 ——以馬王堆帛書 《地剛圖》及《堪輿》為中心

黃儒宣*

本文解說《地剛圖》各別元件的名稱及功能，分別為綱、縑、地中，整幅圖畫以方形大地象徵車輿。其上書寫文字東門、南門、西門、北門為四時寒暑風雨出入之處；干支代表冬夏二至及五行之節，彰顯大地氣候的更迭。于省吾舊藏漢象牙式盤背面刻有「天剛」是天盤的名稱，因此「地剛」可能是地盤的名稱。完整天地結構為：方形車輿之上有綱繩聯絡圓形車蓋，最終維繫於北斗。

《堪輿》北斗之神雄左行，雌右行，應分別行於天、地。其名「堪」為「斟」的通假，象徵天之北斗；「輿」象徵地之車輿。附圖「大羅圖」地支右行，蘊含大地右行的觀念。兩漢之際緯書「地右動」的思想來源，至遲可往前追溯到西漢早期的數學文獻。

關鍵詞：式 宇宙結構 蓋天說 地右動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代中國的宇宙理論，主要有蓋天說、宣夜說及渾天說，¹ 三者皆有重天輕地的傾向，相較於天體，論述大地顯得貧乏。馬王堆帛書《地剛圖》、《堪輿》形象化地補充傳世文獻缺少的內容，增進我們對大地的認識。章學誠《校讎通義》曾說：「數術諸書，多以圖著。」² 這個現象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圖畫容易表現空間結構，然而時間久隔，又多為抽象概念，無形中增加讀圖的難度，必需置於思想文化的背景之下，扣緊文獻作為切入點，二者產生交集，方能正確讀出圖畫傳達的訊息。

《地剛圖》、《堪輿》抄寫於不同的帛書之上，內容各自獨立，可能有不同的來源，分屬不同的學派。本文詮釋出自同一墓葬的帛書，除了展現墓主生前收藏之外，更反映流行於西漢早期天地模型的多樣面貌。

《地剛圖》見於《陰陽五行》乙篇、《刑德》丙篇，關於圖畫描繪的內容，饒宗頤稱為「五門圖」。³ 陳松長稱為「太歲游日圖」，四個角上分別畫有兩個向正宮延伸擴展的棒槌狀圖形，是否代表八宮，或者八風還是八方，尚不清楚。⁴ 整理者指出《陰陽五行》乙篇圖畫下方「地剛」二字是圖題。「地剛」讀為「地綱」，後世文獻亦作「地罫」，義同「地網」，像四面皆繪張網之形，各留一門。⁵ 以上意見頗為分歧，需逐一考證圖畫所繪元件，尋繹整幅圖畫的意義脈絡。

《堪輿》見於《陰陽五行》甲篇，附圖特點是地支逆時針方向排列，而絕大多數式圖、式盤地支為順時針方向排列，為何出現如此大幅度的轉變？是否反映天文觀念的創新？又帶來何種影響？一連串的問題正是探索天文學史的契機。

¹ 《晉書·天文志》：「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一一，〈天文志上〉，頁278。

²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校讎通義》（收入《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三，〈漢志數術〉，頁1079。

³ 饒宗頤，〈馬王堆《陰陽五行》之《天一圖》——漢初天一家遺說考〉，《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第3卷，簡帛學簡帛文叢，頁95。

⁴ 陳松長認為五子所處方位可與《協紀辨方書》「太歲已下神煞出游日」所記對應，但也注意到五酉無法對應的問題。陳松長，〈帛書《刑德》丙篇試探〉，氏著，《簡帛研究文稿》（北京：線裝書局，2008），頁133-134。

⁵ 裘錫圭主編，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4），第5冊，頁59。

一．《地剛圖》的組成元件

（一）綱

《地剛圖》之「剛」，整理者讀為「綱」可從，⁶ 補充例證如下：張家山漢簡《蓋廬》：「三辰為剛，列星為紀。」⁷ 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地葆》：「直者為剛，術者為紀。紀剛則得，陣乃不惑。」⁸《大戴禮記·本命》：「八者，維綱也，天地以發明，故聖人以合陰陽之數也。」孔廣森：「剛，假借以為『綱』字。」王聘珍：「『剛』當為『綱』。」⁹ 四隅兩兩分開的線條就是綱繩，這是理解《地剛圖》的根基。

「綱」可訓作「維」，干寶〈晉紀總論〉：「天綱解紐。」呂延濟注：「綱，維也。」¹⁰「維」指位於四隅的綱繩。《淮南子·天文》：「東北為報德之維也。」高誘注：「四角為維也。」¹¹《素問·氣交變大論》：「四維有埃雲潤澤之化，則春有鳴條鼓拆之政，四維發振拉飄騰之變，則秋有肅殺霖霽之復。」王冰注：「維，隅也。」¹²《地剛圖》描繪的線條正是從四隅延伸出去。

《陰陽五行》乙篇《地剛圖》西北角線條明顯分作兩股（圖一），一為雙鉤線，一為實線，線條顏色是依據所在方位的五行。現在雖然未見南方赤色線條，但可在上方對稱之處找到印痕。因此四隅各分為兩股的線條，應該算作八綱。之所以用不同顏色描繪，參照《素問·至真要大論》：「寒暑溫涼，盛衰之用，其在四維。」張志聰集注：「維者，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冬春之交，四隅之四維也。」¹³ 兩股線條不同顏色，是為了傳達季節的交遞。

⁶ 《刑德》丙篇亦云：「紀剛，首為紀而尾為剛。」裘錫圭，《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5冊，頁59。

⁷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275。

⁸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61。

⁹ 方向東，《大戴禮記匯校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一三，〈本命〉，頁1292。

¹⁰ 蕭統編，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六臣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四九，頁927。

¹¹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卷三，〈天文〉，頁302。

¹² 又云：「四維有湍潤埃雲之化，則不時有和風生發之應，四維發埃昏驟注之變，則不時有飄蕩振拉之復。」王玉興主編，《黃帝內經素問三家注·運氣分冊》（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3），卷二〇，〈氣交變大論〉，頁90。

¹³ 張志聰集注，方春陽等點校，《黃帝內經集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卷八下，〈至真要大論〉，頁632。

（二）緝

四隅兩兩分開的線條之中，有一元件《陰陽五行》乙篇繪作黑色圓圈，《刑德》丙篇繪作黑色方塊（圖二），¹⁴ 筆者認為是「緝」。《周禮·冬官考工記·梓人》：「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緝寸焉。」鄭玄注引鄭司農：「緝，籠綱者。」孫詒讓：「綱貫緝中，緝籠絡綱，使不脫，故曰籠綱。」¹⁵《說文·糸部》：「緝，綱紐也。」¹⁶ 四隅所繪「緝」是用來籠絡綱繩的紐結。

（三）地中、土中

《陰陽五行》乙篇《地剛圖》中央以墨筆鉤勒圓圈，筆者認為可能代表「地中」。《周禮·地官司徒·大司徒》：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¹⁷

古人以圭表測影之法求「地中」，鄭司農：「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¹⁸ 夏至立八尺之表，影長尺有五寸之地為「地中」，立表不可偏南、偏北、偏東、偏西，否則不能得其所求，是以夏至日影長度定義「地中」。¹⁹ 另外，鄭玄：「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又云：「畿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為正。」²⁰ 建立王國畿方千里，日影長度相差一寸。因此《地剛圖》中央圓圈標示「地中」，代表夏至日影長度為尺有五寸的區域。

¹⁴ 紅色方塊可能與紅色線條有關，而與黑色方塊結繫在一起。

¹⁵ 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八二，〈冬官考工記·梓人〉，頁 3396-3397。

¹⁶ 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臺北：書銘出版事業公司，1997，據經韻樓原刻本影印），一三篇上，頁 662。

¹⁷ 《周禮》（收入《十三經注疏》第 3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刊本影印），卷一〇，〈地官司徒·大司徒〉，頁 153-154。

¹⁸ 《周禮》卷一〇，〈地官司徒·大司徒〉，頁 154。

¹⁹ 參閱關增建，〈中國天文學史上的地中概念〉，《自然科學史研究》19.3 (2000)：258。

²⁰ 《周禮》卷一〇，〈地官司徒·大司徒〉，頁 153-154。

「地中」會合天地、四時、風雨、陰陽，百物阜安，成為建立王國的首選，又稱「土中」。《尚書·召誥》：「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²¹《逸周書·作雒》：「予畏周室克追，俾中天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²²

此外，《管子·四時》：「中央曰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生皮肌膚，其德和平用均，中正無私，實輔四時。春羸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此謂歲德。」²³《漢書·律曆志》：「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之中，經緯通達，乃能端直，於時為四季。土稼穡蕃息。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也。五則揆物，有輕重圓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²⁴ 帛畫中央圓圈「地中」的功能，在於輔助四時，使得風雨和諧，育養萬物，成歲之德。

二·《地剛圖》文字的涵意

（一）東門、南門、西門、北門

《刑德》丙篇《地剛圖》從殘存文字來看，「丙子丁酉」與「南門」相配；「庚子辛酉」與「西門」相配；對照《陰陽五行》乙篇，「壬子癸酉」應與「北門」相配；「甲子乙酉」應與「東門」相配。至於「戊子己酉」則無法確定是否有「中門」相配。「東門」、「南門」、「西門」、「北門」正好是傳世文獻的「四門」。《尚書·舜典》：「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孔安國傳：「四門，四方之門。」²⁵《楚辭·天問》：「四方之門，其誰從焉？」王逸注：「言天四方，各有一門。」²⁶ 楊萬里《天問天對解》：「春夏秋冬氣之出者，即四方之門也。」²⁷

²¹ 《尚書》（收入《十三經注疏》第1冊），卷一五，〈召誥〉，頁221。

²²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卷五，〈作雒〉，頁524-525。

²³ 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一四，〈四時〉，頁847。

²⁴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二一上，〈律曆志上〉，頁971。

²⁵ 《尚書》卷三，〈舜典〉，頁34。

²⁶ 王逸注，洪興祖補注，《楚辭章句補注》（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頁91。

²⁷ 楊萬里，《天問天對解》（收入《楚辭文獻集成》第3冊，揚州：廣陵書社，2008，據豫章叢書[1917]影印），頁1684。

至於「門」的功能，參照《淮南子·地形》關於「八門」的描述：「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閭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殞、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²⁸《地剛圖》的「東門」、「南門」、「西門」、「北門」應是四時寒暑風雨出入之處。

（二）干支

《地剛圖》天干是依據五行方位，至於地支只取「子」、「酉」則需要說明。「子」、「酉」在鉤繩圖「二繩」的位置，《淮南子·天文》：「子午、卯酉為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為四鉤。」²⁹因而具有時間上特殊的意義。銀雀山漢簡《三十時》：「日冬至恒以子午，夏至恒以卯酉。二繩四鉤，分此有道。」³⁰《淮南子·天文》：「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誘注：「冬至後三日，則明年夏至之日。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也。」劉績：「元年甲午冬至，則明年丁酉夏至。」³¹這種歲實取三百六十六日的曆法，王暉認為《尚書·堯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行用在春秋中葉之前。³²程少軒指出還見於《尚書·洪範》、《黃帝內經》。³³

冬至在「子」、「午」，夏至在「卯」、「酉」，是當時人們心中理想的曆法，若實際日曆符合理想曆法，則視為大吉。如漢武帝太初改曆，將「曆元」定在甲子朔旦冬至。《史記·曆書》：「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³⁴

²⁸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卷四，〈地形〉，頁443-444。

²⁹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卷三，〈天文〉，頁295。

³⁰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頁211。

³¹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卷三，〈天文〉，頁324。

³² 王暉，〈《堯典》歲用366日之時代考〉，《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3：128。

³³ 程少軒，〈馬王堆帛書《刑德》、《陰陽五行》諸篇曆法研究——以《陰陽五行》乙篇為中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7.2（2016）：317-319。

³⁴ 司馬遷撰，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卷二六，〈曆書〉，頁1505。

《地剛圖》地支「子」、「酉」可能表示冬至、夏至，按諸實際日曆，漢惠帝元年 (194 BC) 夏至「癸酉」五月三十日，二年 (193 BC) 冬至「丙子」十一月初六日，夏至「己卯」五月十二日。³⁵ 漢文帝二年 (178 BC) 夏至「丁酉」五月二十七日，三年 (177 BC) 冬至「庚子」十一月初三日，夏至「癸卯」五月初九日。這就是所謂夏至加三日，則冬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的涵意。

此外，《地剛圖》可能僅舉「子」、「酉」以包括「子午」、「卯酉」。若是，則冬至、夏至干支的對應關係，如表一所示：

表一：冬至、夏至干支對應關係

冬至	甲子	夏至	丁卯	冬至	庚午	夏至	癸酉
	丙子		己卯		壬午		乙酉
	戊子		辛卯		甲午		丁酉
	庚子		癸卯		丙午		己酉
	壬子		乙卯		戊午		辛酉

地支「午」、「卯」表示冬至、夏至，按諸實際日曆，漢高祖五年 (202 BC) 夏至「辛卯」六月初二日，六年 (201 BC) 冬至「甲午」十一月初八日，夏至「丁酉」五月十三日。呂后二年 (186 BC) 夏至「乙卯」五月二十八日，三年 (185 BC) 冬至「戊午」十一月初四日，夏至「辛酉」五月十日。漢文帝十年 (170 BC) 夏至「己卯」五月二十五日，十一年 (169 BC) 冬至「壬午」十一月初一日，夏至「乙酉」五月初七日，皆是實證。綜合以上所述，每隔八年就會出現「冬至子午，夏至卯酉」的日曆。

其次，一年可分為「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五個時段，與「木」、「火」、「土」、「金」、「水」五行相配。《管子·五行》：

日至，睹甲子木行御。……七十二日而畢。睹丙子，火行御。……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七十二日而畢。³⁶

周家臺秦簡《日書·三十六年置居》包含五個鉤繩圖及二段文字：

³⁵ 朱桂昌，《顓頊日曆表》（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347-350。本文日曆皆引此書，不一一羅列頁碼。

³⁶ 黎翔鳳，《管子校注》卷一四，〈五行〉，頁 868-880。

卅六年，置居金，上公、兵死、殤主歲，歲在中。置居火，築囚、行、炊主歲，歲為下。【置居水】，……□主歲。置居土，田社、木並主歲。置居木，里社、冢主歲，歲為上。

甲子，其下有白衣之最，黔首疾疫。丙子，其下有旱。戊子，其下有大敗。庚子，其下有興。壬子，其下有水。³⁷

夏德安認為是在三十六年特定的一年裡，「五子」和「五行」相應決定「歲」的運行方位。³⁸ 劉國勝認為是「置」在三十六年這一年所處的五行方位。「置」是「德」的假借字。五個鉤繩圖的干支與馬王堆《刑德》甲篇漢高祖十一年刑德日徙有關，是用來標示三十六年德徙之日的。³⁹ 然而《刑德》甲篇刑德小游每隔六日移徙，「德」在「午」日與「刑」並居同宮，「子」日則居初徙之日在「刑德小游圖」所屬五行方位，⁴⁰ 偏居特定的五行方位，與周家臺秦簡「置（德）」輪流居於五行不同。

周家臺秦簡五行次序前段為金、火、水、土、木；後段為甲子（木）、丙子（火）、戊子（土）、庚子（金）、壬子（水）。當從陶磊所言，前段是「置（德）」在五年的位置，後段是一年五時段之占。⁴¹ 前者遵循刑德大游「德行所不勝」的規則，⁴² 預測五年的收成；後段遵循五行相生的規則，預測一年五個時節發生的事。

《淮南子·天文》：

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⁴³

筆者認為「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代表「五節」，即五行之節。《左傳·昭公元年》：「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杜預注：

³⁷ 陳偉主編，李天虹、劉國勝等撰著，《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頁216-217。

³⁸ 夏德安，〈周家臺的數術簡〉，《簡帛》2（2007）：405。

³⁹ 劉國勝，〈秦簡《日書》零拾〉，《簡帛》6（2011）：111。

⁴⁰ 黃儒宣，〈馬王堆帛書《上朔》綜論〉，《文史》2017.2：20。

⁴¹ 陶磊，〈《淮南子·天文》研究——從數術史的角度〉（濟南：齊魯書社，2003），頁42。

⁴² 銀雀山漢簡《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五行，德行所不勝，刑行所勝。五歲□」，見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頁235。

⁴³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卷三，〈天文〉〉，頁316-317。

「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孔穎達疏：「六氣並行，無時止息。但氣有溫、暑、涼、寒，分為四時，春、夏、秋、冬也。序此四時，以為五行之節，計一年有三百六十五日。序之為五行，每行得七十二日有餘。」⁴⁴ 學者或依據《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四時五行經》、《陰陽五行時令》，稱為「四時五行時令」系統。⁴⁵ 其實都是以冬至為基準，將一年分為五個時節，每個時節七十二日。

馬王堆帛書其他章節也有相關內容，例如《陰陽五行》乙篇《刑德占》：

刑、【德之】歲徙也，必以日至之【後】七日之子、午、卯、酉。【德之徙】也，子若午，刑之徙也，卯若酉。⁴⁶

胡文輝指出，德的歲徙一定要在冬至子日或午日，刑的歲徙一定要在夏至卯日或酉日。⁴⁷ 顯示子、午與冬至；卯、酉與夏至的關係。

《陰陽五行》乙篇《五行禁日》：

五行可以十一月之中□⁴⁸至□⁴⁹日位☐日至□□⁵⁰日禁。禁木，【七十】☐不可以☐利以入。禁火，不可以火、【不可以祠】⁵¹ ☐□、攻城、起兵伐，

⁴⁴ 《左傳》（收入《十三經注疏》第6冊），卷四一，頁708-709。

⁴⁵ 四時五行時令系統，參閱李零，〈《管子》三十時節與二十四節氣——再談《玄宮》和《玄宮圖》〉，《管子學刊》1988.2：18-24；李零，〈讀銀雀山漢簡《三十時》〉，《簡帛研究》2（1996）：194-210；陶磊，〈《淮南子·天文》研究〉，頁164-177。子彈庫帛書《五行令》詳見李零，〈子彈庫帛書〉（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下冊，頁78。孔家坡漢簡《日書·歲》亦云：「於是令東方生，令南方長，令西方殺，令北方藏，令中央兼收，是謂五時。春以徵秋，夏以徵冬，秋以徵春，冬以徵夏，是謂四時。」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編著，《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185。

⁴⁶ 又見於《刑德》乙篇。裘錫圭，《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5冊，頁118, 36。

⁴⁷ 胡文輝，〈馬王堆帛書《刑德》乙篇研究〉，氏著，《中國早期方術與文獻叢考》（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頁174。

⁴⁸ 鄒可晶懷疑是「旬」字，但不能肯定。鄒可晶，〈讀馬王堆帛書《刑德》、《陰陽五行》、《天文氣象雜占》瑣記〉，《出土文獻研究》15（2016）：272。筆者懷疑是「日」字。

⁴⁹ 原「至」、「日」之間標示二個未識字，鄒可晶認為實僅一字，應是「奇」字。鄒可晶，〈讀馬王堆帛書《刑德》、《陰陽五行》、《天文氣象雜占》瑣記〉，頁272。今標示一字，然為何字符考。



⁵⁰ 對照原始圖版，整理者隸定為「廿」之字右側還有其他筆畫，且「七」字筆畫漫漶，故存疑待考。裘錫圭，《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7冊，頁178。

⁵¹ 今按，「不可以祠」四字，「可以祠」三字為第24殘片，左右兩側朱色欄線較粗，筆者懷疑應該綴合於第12行下段。「不」字整理者歸於《文日武日等》「凡此日利以為國……祠

利以出。禁土，不可以築三版、基三尺，土功毋可有為也。禁金，不可以取婦。利以為城郭，利入，不利以出。禁水，不可以水攻城、毀牆垣。⁵²

《五行禁日》可能以「十一月」「日至」，也就是冬至作為基準，依序說明「禁木」、「禁火」、「禁土」、「禁金」、「禁水」等宜忌。

《刑德》甲篇《日月風雨雲氣占》：「春甲子，夏丙子，秋庚子，秋夏間戊子，冬壬子，以此兩【僕】，當下有戰。」⁵³ 此處無論從季節或干支，都應是春甲子、夏丙子、秋夏間戊子、秋庚子、冬壬子，行文次序或有錯亂，但可證明「秋夏間」時節的存在。

「二繩」、「四鉤」標示空間位置及時間季節。《管子·宙合》：「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⁵⁴ 其中又以位於「二繩」的子、午、卯、酉最為重要。《淮南子·天文》：「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為四時根。」⁵⁵ 《刑德》甲篇《刑德占》：「二根司殺。……卯、酉，二根也。雨之則吉，風寒有氣，凶。」⁵⁶ 因此被視為風雨占測的絕佳時機。《刑德》甲篇《日月風雨雲氣占》：

伺張軍以丙子雨，【將有歸】者；戊子【雨，□】將；庚子雨，偏將死；壬子雨，王死；甲子雨，至十月而將死。

兵在野，甲子雷〈雨〉，不出百日兵入；丙子雨，不出八旬兵入；戊子雨，不出六旬兵入；庚子雨，不出四旬兵入；壬子雨，不出二旬兵入。

不知春秋冬夏，甲子雷，九旬有令；丙子雷，八旬有令；戊子雷，七旬有令；庚子雷，六旬有令；壬子雷，五旬有令。在邑而令也，在軍而事；幸者以小事當之，不幸者以大事當之。乙卯風雷，兵令不出九旬發；丁卯風雷，兵令

祀L。不」。由於「不」字之上有鈎識符號表示完結，因此將「不」與「可以祠」連讀，「不可以……」為《五行禁日》常見句式，故改歸於《五行禁日》。《五行禁日》抄寫時間在《文日武日等》之後，利用空行及帛書下方空白之處，另劃朱色界欄抄寫。相鄰的第14行中段、第21行中段也是如此。圖版釋文參見裘錫圭，《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2冊，頁16,9；第5冊，頁133。

⁵² 【七十】整理者已在注釋指出，故徑補。「毀牆垣」整理圖版已拼綴。裘錫圭，《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5冊，頁135；第2冊，頁9。

⁵³ 又見於《刑德》乙篇《日月風雨雲氣占》。裘錫圭，《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5冊，頁9,45。

⁵⁴ 黎翔鳳，《管子校注》卷四，〈宙合〉，頁206,213。

⁵⁵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卷三，〈天文〉，頁341。

⁵⁶ 又見於《刑德》乙篇《刑德占》。裘錫圭，《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5冊，頁26,40。

不出七旬發；己卯風雷，兵令不出五旬發；辛卯風雷，兵令不出三旬發；癸卯風雷，兵令不出旬五日而發。⁵⁷

《刑德》丙篇《地剛圖》下方抄寫二段文字：

【地剛】之圖

句憲之言起兵者，以風氣若雲雨也。以戊戌之日有風從西北方來，疾至於發屋折〈折〉木，天下昏□，起礫石，兵在外，大戰，在邑，兵起，主自將，期不出六十日之中□【□□】。以戊戌【之】日有雲從西北方來，兵在外，戰，在【邑，兵起】□雲氣也，皆以風【□】□□。【以】戊戌之日有□□止五國之兵□帝之青者也□□害之所在□

凡句【憲】之占日也，有風從西北方來，兵起，在外大戰，戰之日必風□快風耳聞者，此期遠者卅日而至也，近者旦日也。□□□□必雨雹，有□者非上朔□□【□□□】之後□⁵⁸

以上兩段文字依據風雨雲氣占測軍事活動，類似內容前有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119：「凡戊子風，有興。雨陰，有疾。興在外，風，軍歸。」⁵⁹ 至於「句憲」的涵意，翻檢《漢書·藝文志》載《常從日月星氣》、⁶⁰《國章觀霓雲雨》、《別成子望軍氣》，⁶¹ 常從、國章、別成子都是人名，「句憲」可能也是人名。「句」作為姓氏，見於《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外傳》大夫「句如」曰：「天有四時，人有五勝。昔湯、武乘四時之利，而制夏殷；桓、繆據五勝之便，而列六國。此乘其時而勝者也。」⁶² 因此這兩段文字可能是「句憲」學派的言論，之所以抄寫在這裡，透露《地剛圖》和風雨雲氣占有密切關係。《尚書·洪範》：「八，庶徵。曰雨，

⁵⁷ 又見於《刑德》乙篇《日月風雨雲氣占》。裘錫圭，《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5冊，頁9, 15-16, 45, 47。

⁵⁸ 裘錫圭，《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5冊，頁59-60。

⁵⁹ 陳偉主編，彭浩、劉樂賢等撰著，《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壹、貳〕》（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頁503。

⁶⁰ 顏師古曰：「常從，人姓名也。老子師之。」王應麟《漢志考證》：「《說苑》，常縱有疾，老子往問焉。」周壽昌《漢書注校補》：「《文子·尚德篇》云，老子學於常縱。」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200。

⁶¹ 王先謙曰：「國章，人姓名。」姚振宗曰：「國章疑是人姓名，國章觀又似宮觀名，不可得而詳矣。」張舜徽認為：「王說是也。觀字應作觀測解，謂觀測霓虹雲雨以占吉凶也。」王先謙曰：「別成子，蓋別姓。」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頁257-258, 248。

⁶² 周生春，《吳越春秋輯校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八，〈勾踐歸國外傳〉，頁140。

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孔穎達疏：「揔言五氣之驗，有美有惡。」又云：「此是五氣之名。『曰時』言五者各以時來，所以為眾事之驗也。」⁶³《地剛圖》可能是「望雲氣」者援引應用於軍事的理論基礎。

三・《地剛圖》反映的天地結構

（一）方地為車

《地剛圖》所繪方形大地，正是蓋天說「天圓地方」的主張。《莊子・說劍》：「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⁶⁴《呂氏春秋・圜道》：「天道圓，地道方。」⁶⁵《淮南子・天文》：「天圓地方，道在中央。」⁶⁶《兵略》：「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⁶⁷此外，馬王堆帛書《去穀食氣》：「凡食……方，食氣者食圓，圓者天也，方【者地也】。」⁶⁸《刑德》丙篇《天地陰陽》：「故首之【圓】以象天，足之方以象【地】。」⁶⁹都是馬王堆帛書記載蓋天說的內證。

關於蓋天說的宇宙模式，《太平御覽》卷二引祖暅《天文錄》：

蓋天之說又有三體：一云天如車蓋，游乎八極之中；一云天形如笠，中央高而四邊下；亦云天如欹車蓋，南高北下。⁷⁰

天體的形狀有三種：車蓋、笠、欹車蓋。至於大地的形狀，《晉書・天文志》：

蔡邕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隤，三光隱映，以為晝夜。……天地隆高相從，日去地恆八萬里。……又《周髀》家云：「天員如張蓋，地方如碁局。」⁷¹

⁶³ 《尚書》卷一二，〈洪範〉，頁176-177。

⁶⁴ 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一〇上，〈說劍〉，頁1022。

⁶⁵ 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三，〈圜道〉，頁174。

⁶⁶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卷三，〈天文〉，頁318。

⁶⁷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卷一五，〈兵略〉，頁1551。

⁶⁸ 裘錫圭，《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6冊，頁5。

⁶⁹ 裘錫圭，《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5冊，頁61。

⁷⁰ 李昉編纂，夏竦欽校點，《太平御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卷二，〈天部〉，第1冊，頁17。

⁷¹ 房玄齡等，《晉書》卷一一，〈天文志上〉，頁278-279。

「地法覆槃」形容大地為翻轉過來的承盤，中間高起外邊低下，隆起的高度與蓋笠形的天體相互配合。「地方如碁局」則是形容大地之方如同碁局，班固〈奕旨〉亦云：「局必方正，象地則也。」⁷²

《地剛圖》方形大地究竟取象於什麼？由於其上描繪的綱繩可訓作「維」，而「維」有維繫車蓋的作用。《說文·糸部》：「維，車蓋維也。」⁷³《淮南子·原道》：「橫四維而含陰陽，紘宇宙而章三光。」高誘注：「紘，綱也，若小車蓋，四維謂之紘，繩之類也。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以諭天地。」⁷⁴ 因此方形大地應是描繪車輿。

《周禮·冬官考工記·輅人》：「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⁷⁵ 宋玉〈大言賦〉：「方地為車，圓天為蓋。」⁷⁶《淮南子·原道》：「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御。」⁷⁷ 以圓形車蓋、方形車輿象徵天、地。

（二）地剛與天剛

于省吾舊藏漢象牙式盤背面近緣處刻有「天剛」二字（圖三），⁷⁸ 與正面十二神「天剛」所在位置不同，意義也有分別。《史記·日者列傳》：「旋式正碁。」司馬貞索隱：「式即枳也。旋，轉也。枳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⁷⁹ 陳夢家認為天盤為天綱，地盤為地辰。⁸⁰ 羅福頤也說枳上之圓盤名為天綱。⁸¹

⁷² 嚴可均，《全後漢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卷二六，頁258。

⁷³ 許慎，《說文解字》一三篇上，頁664。

⁷⁴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卷一，〈原道〉，頁7。

⁷⁵ 《周禮》卷四〇，〈冬官考工記·輅人〉，頁614。《大戴禮記·保傳》：「古之為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棹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幅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方向東，《大戴禮記匯校集解》卷三，〈保傳〉，頁377。亦見於《新書·容經》，賈誼撰，閻振益、鍾夏校注，《新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六，〈容經〉，頁230。

⁷⁶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卷一〇，頁131。

⁷⁷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卷一，〈原道〉，頁18。

⁷⁸ 于省吾，《雙劍謬古器物圖錄》（北京：函雅堂，1940），卷下，頁39。

⁷⁹ 司馬遷，《史記》卷一二七，〈日者列傳〉，頁3911。

⁸⁰ 陳夢家，〈漢簡年曆表叙〉，氏著，《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263。

⁸¹ 羅福頤，〈漢枳盤小考〉，《古文字研究》11（1985）：255。

至於地盤的名稱，李零指出「加地之辰」是以天盤某神對準地盤某辰，卻非地盤的名稱。⁸² 由於馬王堆帛書「地剛」正好與「天剛」相對，或許就是地盤的名稱。

「地剛」與「天剛」之「剛」皆讀為「綱」，問題在於天、地的綱繩如何維繫？《淮南子·地形》高誘注：「維落天地而為之表。」⁸³《莊子·天道》：「知雖落天地。」⁸⁴《太平御覽》卷四六四引「落」作「絡」。⁸⁵ 由此可知綱繩聯絡天與地，因此天地之間的綱繩既是天的綱繩，也是地的綱繩。

天地的綱繩維繫在哪裡？先秦已提出類似的問題。《管子·白心》：「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沉矣。夫天不墜，地不沉，夫或維而載之也夫。」⁸⁶《楚辭·天問》：「斡維焉繫？天極焉加？」王逸注：「斡，轉也。維，綱也。言天晝夜旋轉，寧有維綱繫綴，其際極安所加乎？」⁸⁷ 夏德安指出天懸掛於北斗。⁸⁸ 考察有關「維斗」的記述，《莊子·大宗師》：「維斗得之，終古不忒。」陸德明釋文引李頤云：「北斗，所以為天下綱維。」成玄英疏：「維斗，北斗也，為眾星綱維，故謂之維斗。」⁸⁹《韓非子·解老》：「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⁹⁰ 張家山漢簡《蓋廬》：「天為父，地為母，三辰為剛，列星為紀，維斗為擊，轉動更始。蒼蒼上天，其央安在？洋洋下之，孰知其始？央之所至，孰知其止？」整理者：「擊，疑讀為『繫』。」⁹¹《史記·天

⁸² 李零，〈「式」與中國古代的宇宙模式〉，《中國文化》4 (1991)：6。

⁸³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卷四，〈地形〉，頁447。

⁸⁴ 郭慶藩，《莊子集釋》卷五中，〈天道〉，頁465。

⁸⁵ 李昉，《太平御覽》卷四六四，〈人事部〉，第4冊，頁840。

⁸⁶ 黎翔鳳，《管子校注》卷一三，〈白心〉，頁799。

⁸⁷ 王逸，《楚辭章句補注》，頁85。

⁸⁸ 相關討論參看 Donald J. Harper (夏德安), "The Han Cosmic Board (SHIH 式)," *Early China* 4 (1978-79): 3; Christopher Cullen, "Some Further Points on the SHIH," *Early China* 6 (1980-81): 41; Donald Harper, "The Han Cosmic Board: A Response to Christopher Cullen," *Early China* 6 (1980-81): 50-51; Christopher Cullen, "The Han Cosmic Model: A Rejoinder to Donald Harper," *Early China* 7 (1981-82): 132-133; Donald Harper, "The Han Cosmic Board: Surrejoinder," *Early China* 7 (1981-82): 134.

⁸⁹ 郭慶藩，《莊子集釋》卷三上，〈大宗師〉，頁249。

⁹⁰ 韓非著，陳奇猷校注，《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卷六，〈解老〉，頁411。

⁹¹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頁275。傳世文獻「擊」、「繫」通假，參閱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97），頁453。

官書》：「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⁹² 天地之間的綱繩維繫於北斗，所以北斗不僅維繫著天，也維繫著地，這是《地剛圖》蘊藏的重要訊息。

《刑德》丙篇《地剛圖》下方抄寫：

凡用【斗】。紀剛，首為紀而尾為剛；【權衡，前為權】而後為衡。此用斗之大方也。故曰左青【龍而右】白虎，前丹虫而後玄武，招搖在上，章下，乘龍戴斗，戰必勝而攻必取，善者從事下。⁹³

這段論述「斗」的文字抄寫在《地剛圖》下方，可能是《地剛圖》綱繩最終維繫於北斗的緣故。總之，藉由馬王堆帛書《地剛圖》、于省吾舊藏漢象牙式盤，復原完整的天地結構：方形車輿之上有綱繩聯絡圓形車蓋，最終維繫於北斗。

四·《堪輿》反映的天地運動模式

（一）《堪輿》「大羅圖」的名稱

二〇〇〇年整理小組將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甲篇《堪輿》附圖（圖四）命名為「式圖」，⁹⁴ 我們知道「式圖」原指「式」所代表的圖式，⁹⁵ 後來為了區別物質載體，將日者使用的操作器具稱為「式盤」，而用「式圖」指稱《日書》表示時空座標體系的圖畫，⁹⁶ 都是概括性統稱。然而《堪輿》附圖地支逆時針方向排列，與絕大多數「式圖」、「式盤」地支順時針方向排列相反，如安徽阜陽雙古堆汝陰侯漢墓 M1 六壬式盤（圖五），究竟該如何命名，需再做考量。

《堪輿》特殊的地支排列方式，還見於江蘇儀徵劉集聯營漢墓 M10 式盤（圖六）、⁹⁷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堪輿》「大羅圖」（圖七），後者有一段說明文字：

⁹² 司馬遷，《史記》卷二七，〈天官書〉，頁 1542。

⁹³ 裘錫圭，《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 5 冊，頁 59。

⁹⁴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帛書《式法》釋文摘要〉，《文物》2000.7：93。賀璐璐據此將北大漢簡《堪輿》「大羅圖」改題為「式圖」。賀璐璐，〈北大漢簡五《大羅圖》題名商榷〉，《邢台學院學報》2016.4：114；賀璐璐，〈出土簡帛所見堪輿文獻的整理與研究〉（重慶：西南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17），頁 85。

⁹⁵ 李零，〈「式」與中國古代的宇宙模式〉，頁 2；李零，〈楚帛書與「式圖」〉，氏著，《楚帛書研究（十一種）》（上海：中西書局，2013），頁 163。

⁹⁶ 黃儒宣，〈式圖與式盤〉，《考古》2015.1：92。

⁹⁷ 儀徵市博物館編，《儀徵出土文物集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頁 52。

大羅。昔者既建歲、日、辰、星，終有其嚮，辰、星乃與歲、日相逆，以正陰與陽。既順或逆，以為常。其大羅。⁹⁸

這裡的「日、辰、星」容易理解，問題在於「歲」如何在「大羅圖」體現？北大漢簡整理者指出「歲」為小歲，《淮南子·天文》：「斗杓為小歲，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歲位」即小歲所在，僅取其每三月徙一方，春三月東，夏三月南，秋三月西，冬三月北的意義。⁹⁹ 參照有關「歲位」的敘述：

歲位。凡歲位，甲戌會於正月，乙酉會於二月，申會於三月，未會於四月，丙午會於五月，丁巳會於六月，庚辰會於七月，辛卯會於八月，寅會於九月，丑會於十月，壬子會於十一月，癸亥會於十二月。¹⁰⁰

「歲位」指天干、地支會合的月份，從正月至十二月，小歲依月份移徙，因此「歲」在「大羅圖」以十二月名體現。「大羅圖」地支、星宿逆時針排列，月名、天干順時針排列，符合「大羅」章所言「辰、星乃與歲、日相逆」，馬王堆帛書《堪輿》附圖可據北大漢簡更名為「大羅圖」。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死失圖》（圖八），¹⁰¹ 依孔家坡漢簡相同圖畫自題「死失圖」重新命名（圖九）。¹⁰² 在此之前，李零認為簡 223 第二欄「視羅」二字為圖題，「羅」指其網格式的圖式。¹⁰³ 凡國棟指出簡 223 壹與簡 217 壹內容完全一致，可能抄手誤抄了兩遍。¹⁰⁴ 筆者推測先寫有「視羅」二字的簡 223，之後繪圖發現空間不夠，因而重新抄寫簡 217，原先設計「視羅」二字緊臨圖畫，如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死失圖》「直此日月者不出」所在位置（圖一〇）。若是，則「視羅」是用來提示圖畫的文字，非圖題。至於其涵意，參照孔家坡漢簡圖畫下

⁹⁸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137。

⁹⁹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伍〕》，頁 134。

¹⁰⁰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伍〕》，頁 138。

¹⁰¹ 陳偉主編，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秦簡牘合集〔壹〕》（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頁 560。

¹⁰²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頁 95。

¹⁰³ 李零，〈跋石板村「式圖」鏡〉，《文物天地》1992.1：31；李零，《中國方術考（修訂本）》（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頁 212。

¹⁰⁴ 凡國棟不排除簡 223 屬於其他篇章的可能。凡國棟，〈日書《死失圖》的綜合考察——從漢代日書對楚秦日書的繼承和改造的視角〉，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 65。

方文字：「以死者室為死者月，來子擊之。凡日與月同營居者，死失不出。」¹⁰⁵ 周家寨漢簡圖畫周邊文字：「失以死之月為死者室，以死之日為所先室。以建日死，失不出。以死者室為死者來擊之，凡日與月同營居者，死失不出。」¹⁰⁶ 可知方格並填實的圖畫象徵建築物「室」，「視羅」意為看視羅列的日、月，由內而外蜿蜒排列。

「羅」，北大漢簡整理者讀為列也，布也。布列歲、日、辰、星，為「大羅」。¹⁰⁷ 子居認為是「黎」。¹⁰⁸ 程少軒認為是網羅。¹⁰⁹ 此處當從整理者。《史記·五帝本紀》：「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司馬貞索隱：「羅，廣布也。」張守節正義：「旁羅猶遍布也。」¹¹⁰《大戴禮記·五帝德》則作：「麻離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王聘珍：「離者，別其位次。」¹¹¹《方言》卷七：「羅謂之離，離謂之羅。」郭璞注：「皆行列物也。」¹¹²「式圖」、「式盤」有固定排列方式，《論衡·詰術》：「日廷圖甲乙有位，子丑亦有處，各有部署，列布五方，若王者營衛，常居不動。」¹¹³ 詳見孔家坡漢簡、¹¹⁴ 北大漢簡「日廷圖」（圖一一）。¹¹⁵「大羅」、「視羅」與一般情況不同，「羅」可能強調特殊的羅列方式。

¹⁰⁵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頁168。「擊」字釋讀參閱王貴元，〈讀孔家坡漢簡札記〉，《語言論集》6（2009）：26。

¹⁰⁶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曾都區考古隊，〈湖北隨州市周家寨墓地M8發掘簡報〉，《考古》2017.8：18。

¹⁰⁷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伍〕》，頁137。

¹⁰⁸ 子居，〈北大簡《堪輿》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站（http://xianqinshi.blogspot.com/2017/09/blog-post_71.html，2016.08.21）。

¹⁰⁹ 程少軒，〈羅圖考〉，發表於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芝加哥大學顧立雅中國古文字中心共同主辦，「湖北出土簡帛日書國際學術研討會」（武漢：湖北省博物館，2018.11.08-12），頁77-78。

¹¹⁰ 司馬遷，《史記》卷一，〈五帝本紀〉，頁11。

¹¹¹ 方向東，《大戴禮記匯校集解》卷七，〈五帝德〉，頁702。

¹¹² 華學誠匯證，王智群、謝榮娥、王彩琴協編，《揚雄方言校釋匯證》（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524。

¹¹³ 黃暉，《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二五，〈詰術〉，頁1032。

¹¹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頁144-145。

¹¹⁵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墨迹選粹》（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頁38。

（二）左行與右行

傳世文獻左行、右行的具體方向，¹¹⁶《史記·天官書》：「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¹¹⁷孫詒讓：「蓋歲星今年在丑，則明年在子，所謂右行也。大歲今年在寅，則明年在卯，所謂左行也。」¹¹⁸劉坦繪圖表示（圖一二）。¹¹⁹陳夢家、劉樂賢指出，左行是順時針方向，右行是逆時針方向。¹²⁰

《堪輿》理論核心是將北斗之神分而為二，雄左行，雌右行。《淮南子·天文》：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為馱日，馱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為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為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代也；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為陰陽，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¹²¹

馬王堆帛書《堪輿》「大羅圖」有四隅連線，正是「天地以設，分而為陰陽，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的寫照。至於「八合」北大漢簡整理者已

¹¹⁶ 近期討論參閱王寧，〈北大簡《堪輿》「大羅圖」的左行、右行問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54，2017.03.12)；王寧，〈北大漢簡伍《堪輿》之「堪輿」「大羅圖」補議〉，知北游的博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c4f8f10102xbhk.html，2017.03.18)；王寧，〈北大簡《堪輿》十二辰、二十八宿排列淺議〉，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66，2017.03.24)。整理者回應詳見陳侃理，〈北大漢簡所見的古堪輿術初探及補說〉，谷中信一編，《中國出土資料の多角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8），頁361-366。

¹¹⁷ 司馬遷，《史記》卷二七，〈天官書〉，頁1566。

¹¹⁸ 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五一，〈春官宗伯·保章氏〉，頁2122。

¹¹⁹ 劉坦，《中國古代之星歲紀年》（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頁4。

¹²⁰ 陳夢家，〈漢簡年曆表叙〉，頁266；劉樂賢，《簡帛數術文獻探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頁146-147。

¹²¹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卷三，〈天文〉，頁386-387。

有很好的說明，¹²² 此不贅言。本文關心的問題是，《堪輿》「大羅圖」地支逆時針方向排列，究竟代表什麼涵意？

北斗雄神又稱為「建」；北斗雌神又稱為「厭」。《周禮·春官宗伯·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鄭玄注：「其歲時，今歲四時也。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賈公彥疏：「建，謂斗柄所建，謂之陽建，故左還於天。厭，謂日前一次，謂之陰建，故右還於天。故《堪輿》天老曰：假令正月陽建於寅，陰建在戌，日辰者，日據幹，辰據支。」¹²³ 需說明的是，賈公彥認為「建」左還於天，「厭」右還於天。然而鄭玄以「建厭所處之日辰」來解釋「天地之會」，「建」、「厭」應該分別屬於「天」、「地」。《淮南子·天文》：「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錢塘補注：「謂北斗也。北斗左旋，即天之行。」¹²⁴ 因此北斗雄神「建」左行於「天」；北斗雌神「厭」則右行於「地」。

秦漢時代盛行將左行、右行的神煞配對。孔家坡漢簡《日書·徙》：「大時右行閒二，小時左行毋數，正月建寅左行。」¹²⁵ 《淮南子·天文》：

斗杓為小歲，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為太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太歲迎者辱，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謂也。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¹²⁶

「小時左行」與「大時右行」配對，如同「斗杓為小歲」左行與「咸池為太歲」右行配對，即使運行位置及速度並不一致。《淮南子·天文》「太歲」為右行，陶磊、劉樂賢指出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歲》、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甲篇《徙》之「歲」則為左行。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甲篇《祭》記載了兩種不同運行方向的「咸池」，咸池之神也有雌雄。¹²⁷

陶磊指出「招搖」也有左行右行，《淮南子·時則》孟春之月招搖指寅，仲春之月指卯，季春之月指辰，此為左行；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玄戈》十月招搖

¹²²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伍〕》，頁 226-234。

¹²³ 《周禮》卷二五，〈春官宗伯·占夢〉，頁 381。

¹²⁴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卷三，〈天文〉，頁 294。

¹²⁵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頁 141。

¹²⁶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卷三，〈天文〉，頁 297-298。

¹²⁷ 陶磊，《〈淮南子·天文〉研究》，頁 66-67；劉樂賢，〈釋「歲」補說〉，氏著，《戰國秦漢簡帛叢考》（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頁 123-127。

繫未，十一月繫午，十二月繫巳，此為右行。並且歸納為「神有陰陽雌雄之別」條例。¹²⁸

孔家坡漢簡《日書·反支》：「求反支日，先道朔日始數：其雌也，從亥始數，右行。雄也，從戌始，左行。」¹²⁹「反支」也是依據右行左行區分雌雄。從上舉之例來看，無論同一神煞抑或不同神煞，甚至運行位置、速度不同，都無礙於組成左行、右行的配對關係。

陶磊認為北斗雌神體現歲星的右轉。¹³⁰ 陳亮認為地支逆時針排列是為小歲設計的。¹³¹ 程少軒認為是模擬歲星的運動。¹³² 賀璐璐認為北斗雌神模擬太陰的運行。¹³³ 其實秦漢之際眾多神煞左行、右行配對的觀念，都是受到「歲星」的影響。

¹²⁸ 《淮南子·天文》紀歲之神「天維」與「太陰」同自寅起，一右徙，一左行，是互為雌雄。陶磊，《《淮南子·天文》研究》，頁 66-67, 149。

¹²⁹ 釋文依據劉增貴，〈「左右」、「雌雄」與「反」——孔家坡《日書·反支》考釋〉，《簡帛》3 (2008)：236。

¹³⁰ 陶磊，《從巫術到數術——上古信仰的歷史嬗變》（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頁 171-172。

¹³¹ 陳亮認為小歲為北斗之神，有雌雄之別。地支逆時針方向排列是專門為某一種運行方向的小歲特別設計的。陳亮，〈漢代墓葬門區符策與陰陽別氣觀念研究〉，朱青生主編，《中國漢畫研究》3 (2010)：68。

¹³² 程少軒認為《堪輿》占盤較之六壬要早許多，地支由模擬歲星改為模擬太陰是較晚起的，畢竟歲星是實際運行，而太陰是虛擬的。程少軒，〈關於太陰紀年的一種推算（提綱）〉，轉引自子居，〈北大漢簡《堪輿》解析〉。今按，北大漢簡《堪輿》人名、地名、官名雖有戰國時期楚國的特徵，但簡文提到「朔星」並未保留楚曆，而且紀年文字「楚十三年，天一在卯，太陰在丑，皆左行十二辰。」「十年八月癸亥祠。楚五年，天一在未。」「與戰國楚簡以事紀年不同，如包山楚簡「大司馬邵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歲」、「齊客陳豫賀王之歲」等，北大漢簡《堪輿》當出於後人追記。參閱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伍〕》，頁 140, 139, 143, 239；朱曉雪，《包山楚簡綜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頁 737。另一方面，地支順時針方向左行，如湖北江陵王家臺秦墓 M15 式盤年代上限不早於公元前 278 年白起拔郢，下限不晚於秦代。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占圖〉抄寫於秦統一後不久。周家臺秦簡《日書·繫行》下葬年代在秦代末年。參閱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王家臺 15 號秦墓〉，《文物》1995.1：43；王明欽，〈王家臺秦墓竹簡概述〉，艾蘭、邢文編，《新出簡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 41；陳偉主編，孫占宇、晏昌貴等撰著，《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頁 107, 5；陳偉，《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叁〕》，頁 179。以上所舉考古發掘材料，式圖及式盤地支順時針方向左行，年代不晚於《堪輿》地支逆時針方向右行，這是就目前所見情況而言，孰先孰後的問題，還需繼續留意日後新的發掘。

¹³³ 賀璐璐，〈出土簡帛所見堪輿文獻的整理與研究〉，頁 25。

「歲星」十二年繞天一周，分為十二次，¹³⁴ 因而創造運行方向相反的「歲陰（太陰、太歲）」。《淮南子·天文》：「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為歲星，舍斗、牽牛。」¹³⁵ 《史記·天官書》：「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¹³⁶ 《周禮·春官宗伯·保章氏》鄭玄注：「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太歲為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¹³⁷ 《周禮·春官宗伯·馮相氏》賈公彥疏：「歲，謂太歲左行於地，行有十二辰，一歲移一辰者也。……此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為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以歲星為陽，人之所見。太歲為陰，人所不覩。既歲星與太歲，雖右行左行不同，要行度不異，故舉歲星以表太歲。」¹³⁸

古人認為列星附著於天，隨天左行，而日月五星右行。《白虎通·日月》：「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日月五星，比天為陰，故右行。」¹³⁹ 「天左旋」是指每天晚上觀測星空的周日視運動；「五星右行」則是行星相對於恆星的視運動，恆星位置沒有明顯改變而行星則在恆星間移動。「歲星」為五星之一，即太陽系行星中的木星，¹⁴⁰ 「歲星」右行於天，與之相配的「歲陰（太陰、太歲）」左行於地。「北斗」為恆星隨天左行，因此雄神左行於天，雌神右行於地。「歲星」與「北斗」運行方向不同，在於前者為行星，後者為恆星。

¹³⁴ 陳遵媯指出，歲星合日前後約 33 日間，位於太陽近旁，無法觀測，過了這期間，歲星在日出前，出現於東方天空中，叫做「晨始見」。這是約隔 399 日即一年又一個月餘所發生的現象。歲星順次移動其位置，經十二年，恢復原來位置。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 577-578。

¹³⁵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卷三，〈天文〉，頁 373。

¹³⁶ 司馬遷，《史記》卷二七，〈天官書〉，頁 1566。

¹³⁷ 《周禮》卷二六，〈春官宗伯·保章氏〉，頁 406。

¹³⁸ 《周禮》卷二六，〈春官宗伯·馮相氏〉，頁 404。

¹³⁹ 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九，〈日月〉，頁 423。

¹⁴⁰ 《淮南子·天文》：「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神為歲星，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其神為熒惑，其獸朱鳥，其音徵，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其神為鎮星，其獸黃龍，其音宮，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為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為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卷三，〈天文〉，頁 263。《史記·天官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為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司馬遷，《史記》卷二七，〈天官書〉，頁 1608。

（三）馬王堆帛書天左行、地右行

天左行、地右行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觀念，馬王堆帛書本身也有記載。《刑德》丙篇《傳勝占》：

天一者，雄也，而從【左行】。

地一者，雌也，而從【右行】。¹⁴¹

「天一」與「地一」神煞雌雄配對，運行方向應該相反。更為重要的證據是《陰陽五行》甲篇《天地》：

端月、五月、九月：上旬天地在西；中旬天在北地在南；【下】旬天地【在東】。二月、六月、十月：【上旬】天在南地在北；中旬天地在西；【下】旬天在【北地在南】。三月、十一月、七月：上旬天地在東；中旬天在南地【在北；下】旬天地【在西】。四月、八月、十二月：上旬天在北地在南；中旬天地在東；下旬天在【南地】在北。¹⁴²

《天地》以旬為單位移徙四方，「天」運行方向為西、北、東、南，順時針方向「左行」；「地」運行方向為西、南、東、北，逆時針方向「右行」，如表二所示。

表二：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甲篇《天地》

月	端、五、九			二、六、十			三、七、十一			四、八、十二		
旬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天	西	北	東	南	西	北	東	南	西	北	東	南
地	西	南	東	北	西	南	東	北	西	南	東	北

由此可證，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甲篇《天地》明確分化為天左行、地右行，銀雀山漢簡《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也有相同內容可參看。¹⁴³

（四）堪輿的本義

漢代堪輿為擇日理論，非後世風水地理之術，學者論述甚詳。¹⁴⁴ 至於其義，

¹⁴¹ 裘錫圭，《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5冊，頁52。

¹⁴² 裘錫圭，《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5冊，頁71。

¹⁴³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頁230-231。

¹⁴⁴ 方以智，《通雅》（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一二，頁290-291；錢大昕，《恒言錄》（收入《嘉定錢大昕全集》第8冊，南京：江蘇

陶磊、程少軒認為即式盤之天盤、地盤。¹⁴⁵ 趙益認為只有地盤。¹⁴⁶ 余健認為即窺覬，也稱閨竇，實即窺斗。¹⁴⁷ 王育武認為指北斗星辰及其神名。¹⁴⁸ 北大漢簡整理者認為是可以載物的車輿，具體來說就是北斗。¹⁴⁹ 陳偉武將「堪」讀為「盍（蓋）」，指天蓋。¹⁵⁰ 子居認為「堪」讀為「陰」，「陰輿」即「北斗雌神」。¹⁵¹

「堪輿」之「堪」，筆者認為應是「斟」之通假。由於北大漢簡寫作「堪輿」、「欽輿」，¹⁵² 聲韻關係分為二組來談：其一，「斟」章母侵部；「堪」溪母侵部；「欽」溪母侵部，¹⁵³ 三者韻部相同。聲母方面，章母為照系三等字，溪母為見系字，照系三等字有與見系諧聲的現象。¹⁵⁴ 其二，「斟」章母侵部；「堪」端母侵部，¹⁵⁵ 韻部也相同，照系三等字與端系簡帛文獻通假頻繁。¹⁵⁶ 而且「斟」、「堪」、

古籍出版社，1997），卷六，〈方術〉，頁173；Michael Loewe, “The Term K’an-yü 堪輿 and the Choice of the Moment,” *Early China* 9-10 (1983-85): 204-217.

¹⁴⁵ 陶磊，《〈淮南子·天文〉研究》，頁38；程少軒，《放馬灘簡式占古佚書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8），頁197。

¹⁴⁶ 趙益，《古典術數文獻述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104。

¹⁴⁷ 余健，〈堪輿考〉，《建築學報》2000.9：62。焦海燕贊成其說，認為含義由觀星測斗的小孔穴，到指天體運行規律的天道，進而引申為天地之道。焦海燕，〈漢代「堪輿」釋義〉，《安康學院學報》2010.1：80。

¹⁴⁸ 王育武，〈漢代式術與堪輿〉，《華中建築》2007.7：156。

¹⁴⁹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伍〕》，頁234-236。

¹⁵⁰ 陳偉武，〈「堪輿」試解〉，氏著，《愈愚齋磨牙二集——古文字與古文獻研究叢稿》（上海：中西書局，2018），頁274。

¹⁵¹ 子居，〈北大簡《堪輿》解析〉。

¹⁵²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伍〕》，頁235。

¹⁵³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頁363, 294, 377。

¹⁵⁴ 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8 (1948)：15-17；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頁91；梅祖麟，〈跟見系諧聲的照三系字〉，《中國語言學報》1 (1982)：114-126；時建國，〈從臨沂漢簡、長沙帛書通假字再證古聲十九紐〉，《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6：29；王珏，〈見系、照三系互諧與上古漢語方言分區〉，《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4：103-110, 120；洪梅，〈漢代竹簡帛書文獻通假字聲母研究〉，《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200；黃金文，〈「諧聲關係」的「建構」——以中古章系來源及其他問題為例〉，《清華學報》新37.2 (2007)：541-543；沈祖春，〈《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假借字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頁148-150；張潔，〈《銀雀山漢簡》與《張家山漢簡》《馬王堆帛書》通假字聲母的對比研究〉，《歷史語言學研究》7 (2014)：227；王志平、孟蓬生、張潔，〈出土文獻與先秦兩漢方言地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頁71-72。

¹⁵⁵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頁363-364。

¹⁵⁶ 周祖謨，〈漢代竹書和帛書中的通假字與古音的考訂〉，《音韻學研究》1 (1984)：84-85；

「堪」皆从「甚」得聲。¹⁵⁷ 通假例證見於《呂氏春秋·有始》：「天斟萬物，聖人覽焉，以觀其類。」畢沅：「舊校云『斟』一作『堪』，注亦同。」¹⁵⁸

至於其義，《說文·斗部》：「斟，勺也。」段玉裁注：「料曰勺，用料挹注亦曰勺。……勺之謂斟，引申之盛於勺者亦謂之斟。」¹⁵⁹《史記·張儀列傳》：「廚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¹⁶⁰ 古代漢語有名詞活用作動詞的現象，稱為「詞類活用」、「兼類」。¹⁶¹「斟」的本義是名詞「勺」，引申指盛於「勺」之物，和動詞以「勺」挹注。《後漢紀·孝順皇帝紀》陽嘉二年：「天有北斗，所以斟酌元氣。」¹⁶²《後漢書·李固列傳》：「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¹⁶³「斟」象徵北斗，除了北斗七星為勺形之外，可能也與北斗斟酌元氣有關，是概念的延伸。

「輿」，王寧認為是「窳」的假借。¹⁶⁴ 筆者認為代表地之車輿，因為根據古

趙誠，〈臨沂漢簡的通假字〉，《音韻學研究》2(1986)：21-22；劉寶俊，〈《秦漢帛書音系》概述〉，《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6.1：128；張儒，〈關於竹書、帛書通假字的考察〉，《山西大學學報》1988.2：43；汪啟明，〈銀雀山漢墓竹簡《孫臏兵法》通假字分析〉，《楚雄師專學報》1988.2：61-62；李玉，〈秦漢簡牘帛書音韻研究〉（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頁11；洪梅，〈漢代竹簡帛書文獻通假字聲母研究〉，頁199；沈祖春，〈《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假借字研究〉，頁145；張艷，〈帛書《老子》通假字的音韻分析〉，《語文知識》2010.3：42；謝榮娥，〈秦漢時期楚方言區文獻的語音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頁119；楊建忠，〈秦漢楚方言聲韻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87-88；劉冠才，〈兩漢聲母系統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64-65。

¹⁵⁷ 楊劍橋指出跟見系發生諧聲關係的不止是照三，往往同時還有端系、知系，它們應該有一個共同的來源。在異讀、通假和現代方言中，照三也不乏跟見系等聲母有關的例子。楊劍橋，〈論端、知、照三系聲母的上古來源〉，《語言研究》1986.1：109-110。

¹⁵⁸ 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卷一三，〈有始〉，頁680。

¹⁵⁹ 許慎，《說文解字》一四篇上，頁725。

¹⁶⁰ 司馬遷，《史記》卷七〇，〈張儀列傳〉，頁2790-2791。《史記·趙世家》：「使廚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司馬遷，《史記》卷四三，〈趙世家〉，頁2162。《列女傳·節義傳》：「使廚人持斗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一斗擊殺代王及從者。」王照圓著，虞思徵點校，《列女傳補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卷五，〈節義傳〉，頁201。

¹⁶¹ 郭錫良，〈古漢語詞類活用淺談〉，氏著，《漢語史論集（增補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頁47-52。

¹⁶² 荀悅、袁宏著，張烈點校，《兩漢紀：《漢紀》、《後漢紀》》（北京：中華書局，2002），卷一八，〈孝順皇帝紀上〉，下冊，頁355。

¹⁶³ 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六三，〈李杜列傳〉，頁2076。

¹⁶⁴ 王寧，〈北大漢簡伍《堪輿》之「堪輿」「大羅圖」補議〉。

注，「堪」和「天」有關；「輿」和「地」有關。《淮南子·天文》：「堪輿徐行。」許慎注：「堪，天道也；輿，地道也。」¹⁶⁵《漢書·揚雄傳》載〈甘泉賦〉：「屬堪輿以壁壘兮。」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¹⁶⁶《晉書·律曆志》：「至乎寒暑晦明之徵，陰陽生殺之數，啓閉升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躔次而無淫流，故能該浹生靈，堪輿天地。」¹⁶⁷因此「堪輿」是用來模擬天、地。

馬王堆帛書《刑德》丙篇《傳勝占》的「天一」、「地一」，《陰陽五行》甲篇《天地》的「天」、「地」，性質都是神煞，但是當鄭玄以「建厭所處之日辰」來解釋「天地之會」，¹⁶⁸已將北斗雄神「建」左行視為天的運行；北斗雌神「厭」右行視為地的運行。許慎說「堪，天道也；輿，地道也」，¹⁶⁹也是將「堪輿」視為天、地的運行。因此《堪輿》「大羅圖」地支右行，除了表示北斗雌神「厭」右行之外，也蘊含大地右行的觀念。

（五）地右動的思想來源

古代中國天地運動的模式，主流觀點為天動地靜。《莊子·天道》：「其動也天，其靜也地。」¹⁷⁰《禮記·樂記》：「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¹⁷¹但先秦時代已提出質疑，《莊子·天運》：「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¹⁷²並有天地轉動的說法，《管子·侈靡》：「天地不可留，故動。」¹⁷³《周易·豫·彖》：「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¹⁷⁴《呂氏春秋·大樂》：「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

¹⁶⁵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卷三，〈天文〉，頁394。

¹⁶⁶ 孟康曰：「堪輿，神名，造圖宅書者。」顏師古注：「堪輿，張說是也。」班固，《漢書》卷八七上，〈揚雄傳上〉，頁3523。

¹⁶⁷ 房玄齡等，《晉書》卷一七，〈律曆志中〉，頁497-498。

¹⁶⁸ 《周禮》卷二五，〈春官宗伯·占夢〉，頁381。

¹⁶⁹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卷三，〈天文〉，頁394。

¹⁷⁰ 郭慶藩，《莊子集釋》卷五中，〈天道〉，頁462。

¹⁷¹ 《禮記》（收入《十三經注疏》第5冊），卷三七，〈樂記〉，頁672。

¹⁷² 郭慶藩，《莊子集釋》卷五下，〈天運〉，頁493。

¹⁷³ 黎翔鳳，《管子校注》卷一二，〈侈靡〉，頁726。

¹⁷⁴ 《周易》（收入《十三經注疏》第1冊），卷二，〈豫〉，頁48。

則復反，莫不咸當。」¹⁷⁵《淮南子·原道》：「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¹⁷⁶不過大地運動語焉不詳，仍有疑義。

大地運動明確形諸文字，見於兩漢之際的緯書。《尚書考靈曜》：「地恒動不止，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覺也。」¹⁷⁷用譬喻的方式解釋人類為何察覺不到大地運動。《春秋運斗樞》：「地動則見於天象。」¹⁷⁸說明大地運動是透過觀察天象得知。

至於具體運動方向，《春秋元命苞》：「天左旋，地右轉。」「地不足東南，陰右動。」「地所以右轉者，氣濁精少，含陰而起遲，故右轉迎天，佐其道。」¹⁷⁹《易乾鑿度》卷下：「天道左旋，地道右遷。」¹⁸⁰《河圖括地象》：「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¹⁸¹《白虎通·天地》：「天道所以左旋，地道右周何？以為天地動而不別，行而不離，所以左旋。右周者，猶君臣陰陽，相對之義也。」¹⁸²

¹⁷⁵ 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卷五，〈大樂〉，頁258。

¹⁷⁶ 高誘注：「滯，止也。」莊達吉云：「古滯、塵聲相轉，故《周禮·質人》『珍異之有滯者』注：『故書滯或作塵。』塵之言纏，故塵有止訓。滯之音義皆從之。」于鬯云：「莊引〈質人〉，誤，當作〈塵人〉。彼鄭康成注『故書滯或為塵』，實尚可疑，說見鬯校《周禮》卷。而滯與塵固一聲之轉，亦不可誣也。則滯無不可讀為纏。竊謂如莊氏言，却合今人地行之說。地行軌道，圖之正成纏繞之形，不必復訓塵為止。且訓止之義，滯字自明，從纏字轉出止義，反不能明。纏自繞義，非止義。《說文·糸部》云：『纏，繞也。』是也。既讀滯為纏，即當從纏字生義，曰地纏，非地行而何？且云輪轉而無廢，輪轉二字統承天地言。若地止，何以云輪轉乎？讀滯為纏，自協《淮南》文義，則地行之說，儻漢人已悟及乎？」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卷一，〈原道〉，頁8。

¹⁷⁷ 趙在翰輯，鍾肇鵬、蕭文郁點校，《七緯（附論語識）》（北京：中華書局，2013），卷一〇，〈尚書考靈曜〉，頁195。

¹⁷⁸ 趙在翰，《七緯（附論語識）》卷二六，〈春秋運斗樞〉，頁494。

¹⁷⁹ 趙在翰，《七緯（附論語識）》卷二四，〈春秋元命苞〉，頁402。

¹⁸⁰ 趙在翰，《七緯（附論語識）》卷二，〈易乾鑿度卷下〉，頁46。

¹⁸¹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頁1090。亦見於《尸子》：「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昂。」李守奎、李軼，《尸子譯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頁58。張西堂指出，凡是前人書籍已散亡，經後人搜集起來的東西，大概都不可深信，我們不可以為輯本就是可靠的。現在的《尸子》，或者至少又有後人的依託部分在內，我們不可隨便當作可以代表先秦時代的思想。張西堂，〈《尸子》考證〉，顧頡剛編，《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4冊，頁653。李中華認為《尸子》所言與《河圖括地象》說法一致，這可能是抄自緯書。李中華，《神秘文化的啟示——緯書與漢代文化》（北京：新華出版社，1993），頁87。故對《尸子》此一材料的年代持保留態度。

¹⁸² 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九，〈天地〉，頁422。

陳睿宏指出北大漢簡《堪輿》左行右行之法，合於漢代傳統所言天左行、地右轉之說，如京房卦爻納支之法，乃至《易緯》爻辰之用，皆本於此左行、右轉之原則。¹⁸³ 我們知道北大漢簡從海外捐贈，沒有考古發掘訊息，從簡本身來看，未見漢武帝以後的年號，僅在一枚簡上發現有「孝景元年」紀年。由書體特徵並結合全部內容分析，抄寫年代主要在漢武帝後期，下限不晚於宣帝。¹⁸⁴

除此之外的考古發掘材料，馬王堆帛書下葬於漢文帝初元十二年（168 BC）。¹⁸⁵ 《堪輿》所在的《陰陽五行》甲篇有紀年文字「廿五年」、「廿六年」，李學勤指出為秦始皇紀年，是抄寫年代的上限。¹⁸⁶ 江蘇儀徵劉集聯營漢墓 M10 式盤年代為西漢早期，¹⁸⁷ 大大提前了「地右動」出現的年代，並揭示其來源為數術文獻。

徐養原、皮錫瑞、陳延傑指出讖緯出自方士。¹⁸⁸ 顧頡剛認為讖緯把西漢兩百年中的術數思想作一次總整理。¹⁸⁹ 陳槃指出讖緯溯原於騶衍及燕齊海上方士。¹⁹⁰ 安居香山指出緯書以天文占為主的預言書，是漢代早期由方士造作的，馬王堆帛書是極為重要的參考資料。¹⁹¹ 劉樂賢列舉《河圖帝覽嬉》與馬王堆帛書《天文氣象

¹⁸³ 陳睿宏，〈北京大學竹簡《堪輿》值日本色之重要內涵〉，《臺大中文學報》55（2016）：19。

¹⁸⁴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伍〕〉，〈前言〉，頁2。

¹⁸⁵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237。

¹⁸⁶ 李學勤，〈序〉，陳松長編著，鄭曙斌、喻燕姣協編，《馬王堆簡帛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3。《陰陽五行》甲篇的抄寫可能在秦統一之後至楚漢之際。裘錫圭，〈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5冊，頁66。田煒認為抄寫時間在秦始皇二十六至二十八年。田煒，〈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五行甲篇》抄寫者身份和抄寫年代補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中西書局，2017），頁275。

¹⁸⁷ 儀徵博物館，〈江蘇儀徵劉集聯營西漢墓出土占卜漆盤〉，《東南文化》2007.6：21。

¹⁸⁸ 徐養原，〈緯候不起於哀平辨〉，阮元手訂，《詁經精舍文集》（收入《中國歷代書院志》第15冊，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據清嘉慶六年[1801]刻本影印），卷一二，頁242；皮錫瑞，〈增註經學歷史〉（臺北：藝文印書館，2000），頁107；陳延傑，〈讖緯考〉，《東方雜誌》21.6（1924）：62。

¹⁸⁹ 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94。

¹⁹⁰ 陳槃，〈讖緯溯原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1943）：317；陳槃，〈戰國秦漢間方士考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7（1948）：46-57。

¹⁹¹ 安居香山，〈緯書的天文氣象雜占の成立と展開〉，氏著，《讖緯思想の綜合的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84），頁44；安居香山，〈緯書形成問題和緯書思想研究的動向〉，《孔子研究》1986.2：98；安居香山，〈緯書與中國神秘思想〉（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頁82。

雜占》、《日月風雨雲氣占》、《五星占》相近之處，¹⁹² 從另一個角度印證馬王堆帛書與讖緯的關係。

秦漢之際方士為數眾多，《鹽鐵論·散不足》：「及秦始皇覽怪迂，信機祥，使盧生求羨門高，徐市等人海求不死之藥。當此之時，燕、齊之士，釋鋤耒，爭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¹⁹³《漢書·淮南王傳》：「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¹⁹⁴《漢紀·孝武皇帝紀》元鼎四年：「是時言神怪方術者以萬數，入海求仙人者數千人。」¹⁹⁵

方士論及天地結構，可考者有方士羨門高。《漢書·藝文志·數術略》載《羨門式法》二十卷、《羨門式》二十卷。¹⁹⁶ 姚明輝：「〈司馬相如傳〉注：『羨門，碭石山上仙人羨門高也。』〈郊祀志〉：『求仙人羨門之屬。』應劭曰：『羨門名子高，古仙人也。』」¹⁹⁷ 張舜徽認為羨門乃古仙人，此書以羨門標題，乃依託也。¹⁹⁸ 今按，《史記·封禪書》：「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¹⁹⁹ 宋玉〈高唐賦〉：「有方之士，羨門高谿。」²⁰⁰《羨門式法》可能代表燕地方士的學說。

又如漢武帝時方士落下閎參與制定太初曆，²⁰¹ 除此之外更是渾天說的創始人。《法言·重黎》：「或問『渾天』。曰：『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李軌注：「落下閎為武帝經營之。」²⁰² 證明傑出方士造詣精深，在天地結構方面有深刻的思考。

¹⁹² 劉樂賢，〈緯書中的天文資料——以《河圖帝覽嬉》為例〉，《中國史研究》2007.2：79-82。

¹⁹³ 王利器，《鹽鐵論校注（定本）》（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六，〈散不足〉，頁355。

¹⁹⁴ 班固，《漢書》卷四四，〈淮南衡山濟北王傳〉，頁2145。

¹⁹⁵ 荀悅、袁宏，《兩漢紀》卷一三，〈孝武皇帝紀四〉，上冊，頁226。

¹⁹⁶ 班固，《漢書》卷三〇，〈藝文志〉，頁1769。

¹⁹⁷ 姚明輝，《漢書藝文志注解姚氏學》（上海：吳興讀經會，1924），卷六，頁241。

¹⁹⁸ 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頁272。

¹⁹⁹ 司馬遷，《史記》卷二八，〈封禪書〉，頁1646。

²⁰⁰ 蕭統，《六臣注文選》卷一九，頁349。

²⁰¹ 《史記·曆書》：「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運算轉曆。」司馬遷，《史記》卷二六，〈曆書〉，頁1505。《漢書·律曆志》亦云：「及與民間治曆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班固，《漢書》卷二一上，〈律曆志上〉，頁975。

²⁰² 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一三，〈重黎〉，頁320。

五・結語

本文以《地剛圖》自題「地剛」作為語義核心，考證四隅為籠絡綱繩的紐結「緝」；中央所繪圓圈「地中」、「土中」會合天地、四時、風雨、陰陽；圖上書寫文字「東門」、「南門」、「西門」、「北門」為四時寒暑風雨出入之處。天干依據五行方位；地支「子」、「酉」代表冬夏二至；「五子」代表五行之節，彰顯大地氣候的更迭。于省吾舊藏漢象牙式盤背面刻有「天剛」為天盤的名稱，因此「地剛」或許就是地盤的名稱。完整天地結構為：方形車輿之上有綱繩聯絡圓形車蓋，最終維繫於北斗。

《堪輿》究其名稱，「堪」為「斟」字的通假，象徵天之北斗；「輿」象徵地之車輿。北斗之神雄左行，雌右行，可能受到歲星、歲陰（太陰、太歲）的影響，秦漢之際眾多神煞組成左行右行的配對關係。馬王堆帛書《刑德》丙篇《傳勝占》「天一」、「地一」互為雄雌，《陰陽五行》甲篇《天地》明確表示天左行、地右行。《堪輿》「大羅圖」地支右行，即北斗雌神右行於地，由肉眼可見的周日視運動「天左行」，推演出人類無法感知的「地右行」。兩漢之際緯書「地右動」的思想來源，至遲可往前追溯到西漢早期，這是保守就墓葬年代而言。

方士模擬天地運行，起初是為了趨吉避凶，就像江曉原所述，曆法研究日月五大行星的運行規律，目的是為星占服務。²⁰³ 魏晉之前尚未嚴禁私習天文，²⁰⁴ 戰國秦漢的簡帛文獻能夠反映天文知識的進展，「地右動」可能是方士建立的重要里程碑。

古代中國的天地模型，傳世文獻僅記其梗概，現在藉由馬王堆帛書的出土，結合圖畫與文字材料，詮釋西漢早期的天地結構及運動模式，希望提供中國天文學史新的思考起點。

（本文於民國一〇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收稿；一〇八年四月十八日通過刊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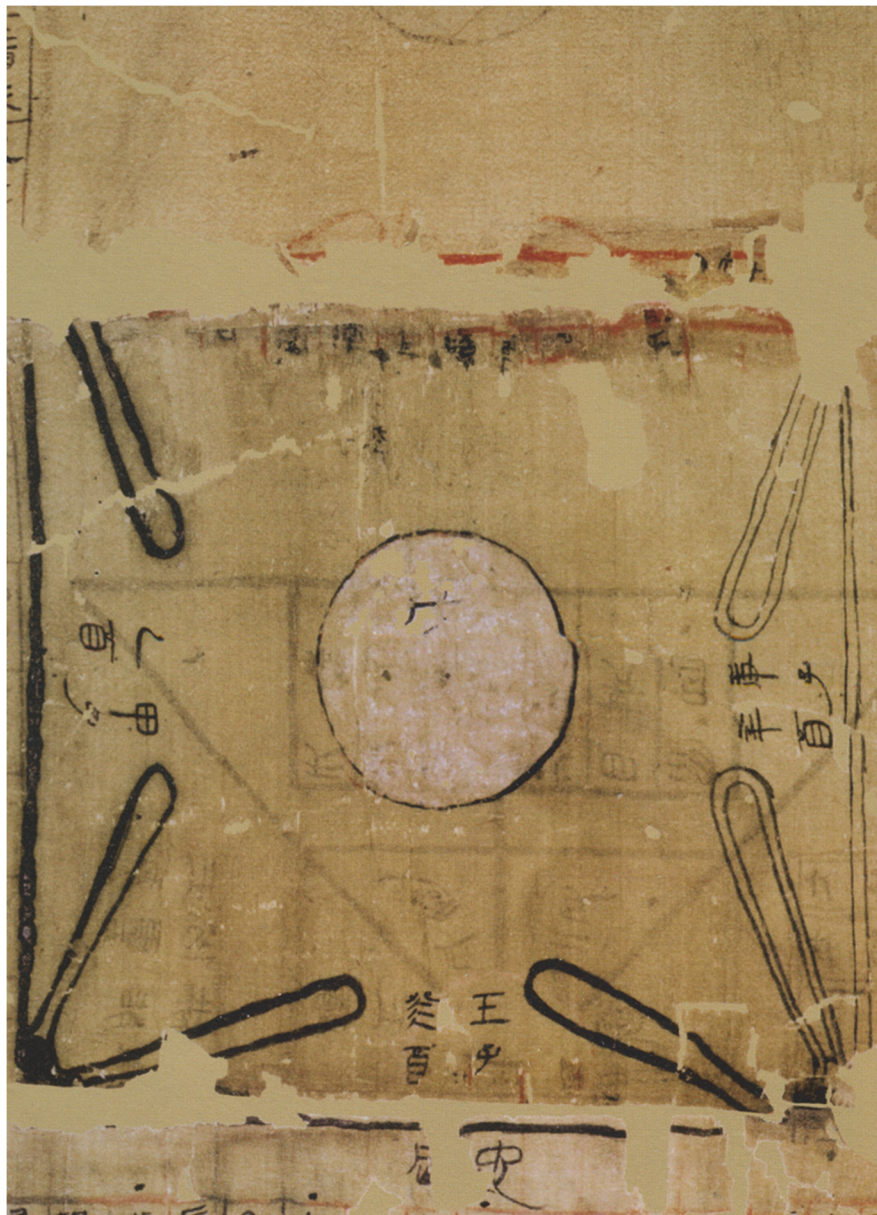
²⁰³ 江曉原，《天學真原》（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頁153。

²⁰⁴ 關於私習天文的禁令，參閱朱銳，〈星占、讖緯、天文及禁令〉，《自然辯證法通訊》1989.1：62-64；江曉原，〈談歷朝「私習天文」之厲禁〉，《中國典籍與文化》1993.1：97-100。

黃儒宣

後記

承蒙匿名審查人、編輯委員會提供資料，並惠賜寶貴意見，使得本文討論更為周詳，特此致謝。部分圖版經兼任助理王斯平修圖，一併表達感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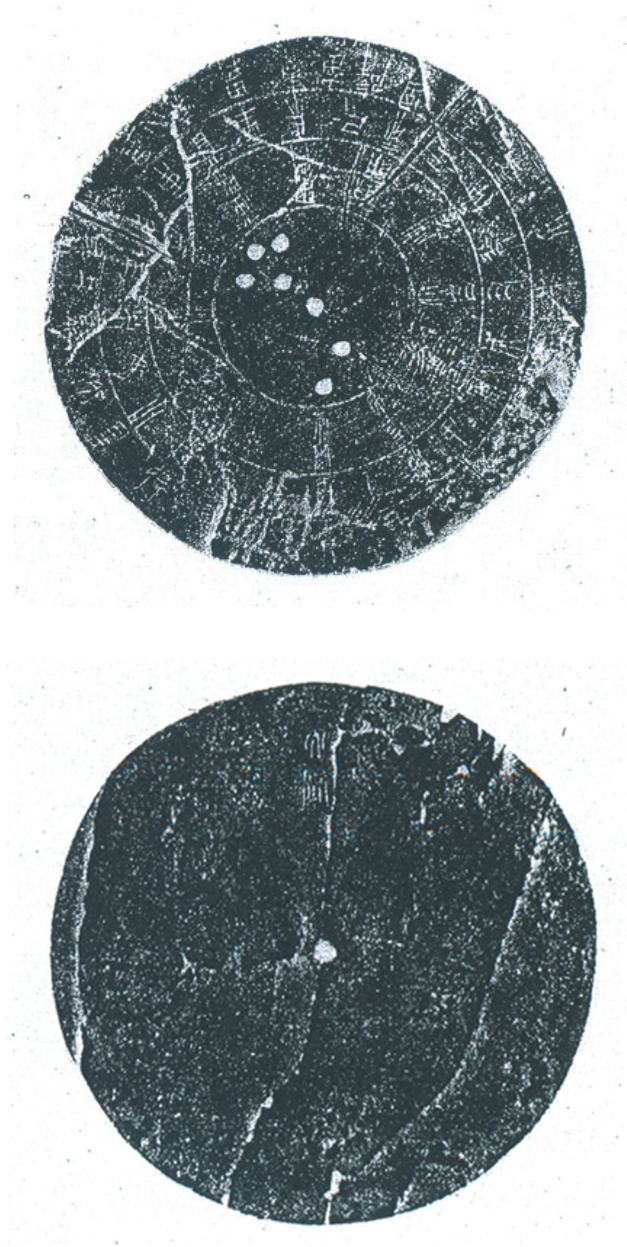


圖一：馬王堆《陰陽五行》乙篇《地剛圖》
（裘錫圭，《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2冊，頁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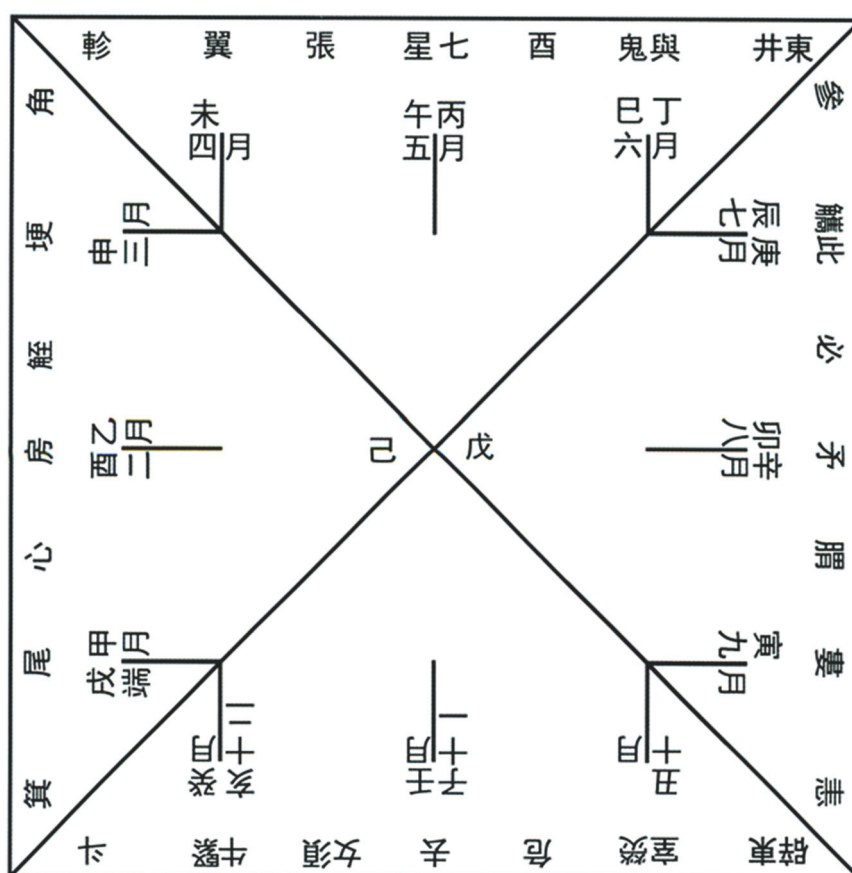


圖二：馬王堆《刑德》丙篇《地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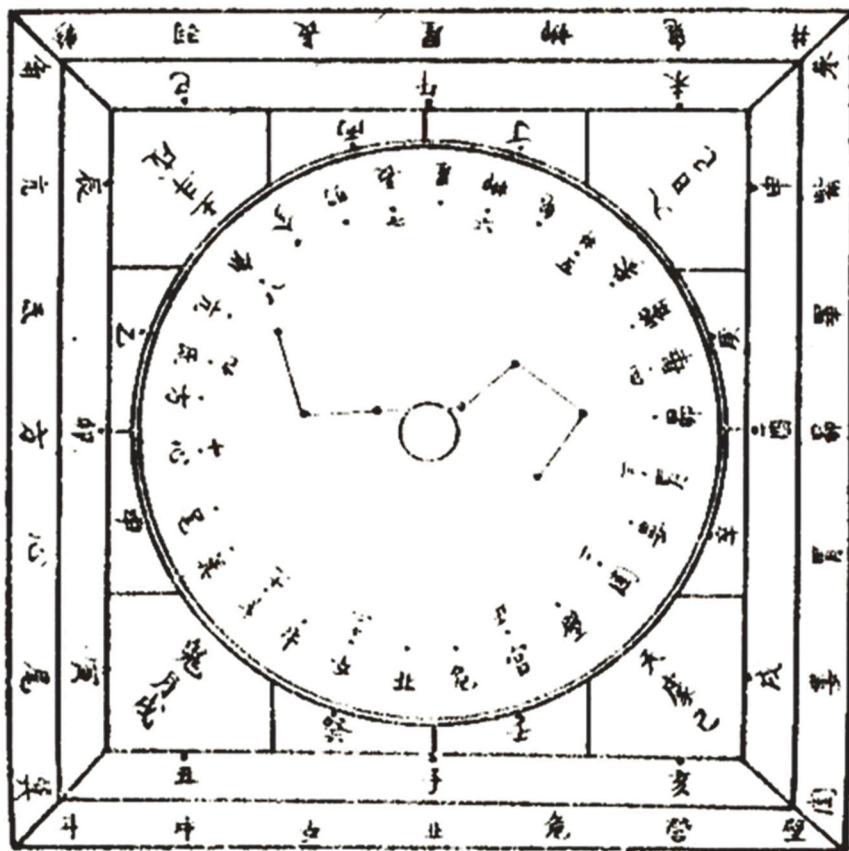
（裘錫圭，〈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1冊，頁234）



圖三：于省吾舊藏漢象牙式盤
（于省吾，《雙劍謠古器物圖錄》卷下，頁 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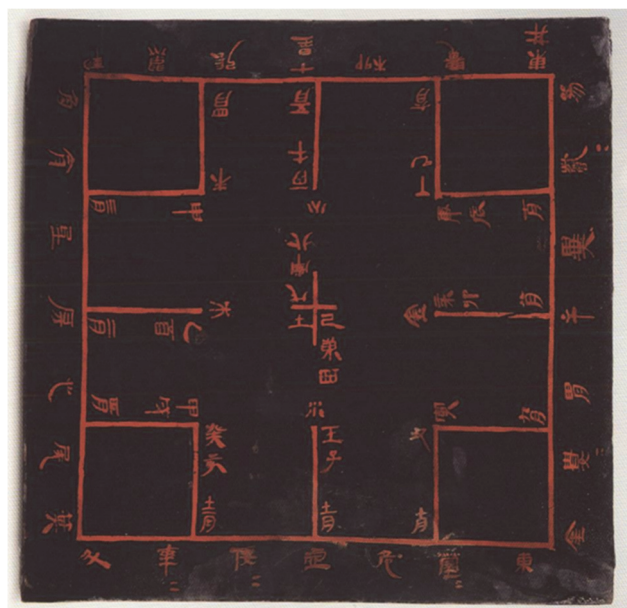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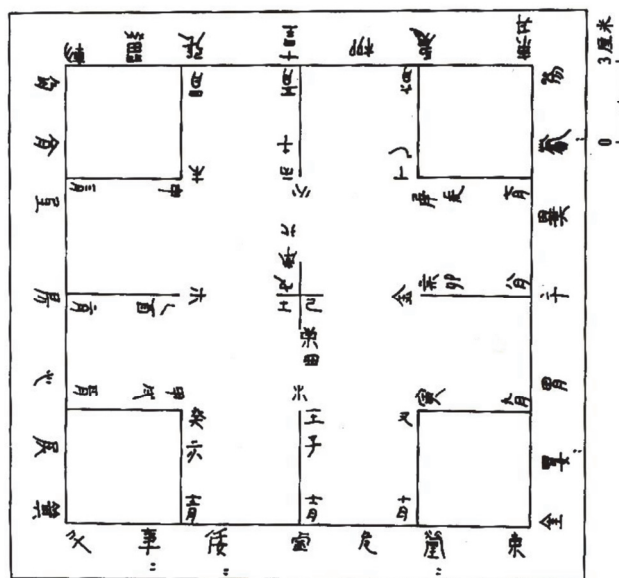


圖四：馬王堆《陰陽五行》甲篇《堪輿》「大羅圖」
 (裘錫圭，《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5冊，頁93)



圖五：安徽阜陽雙古堆汝陰侯漢墓 M1 六壬式盤

（殷滌非，〈西漢汝陰侯墓出土的占盤和天文儀器〉，《考古》1978.5：340）



圖六：江蘇儀徵劉集聯營漢墓 M10 式盤

（儀徵博物館，〈江蘇儀徵劉集聯營西漢墓出土占卜漆盤〉，頁 22；
儀徵市博物館，《儀徵出土文物集粹》，頁 52）



圖七：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堪輿》「大羅圖」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伍〕》，夾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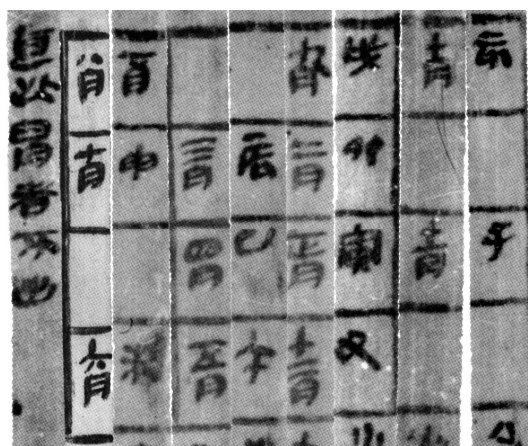


圖八：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死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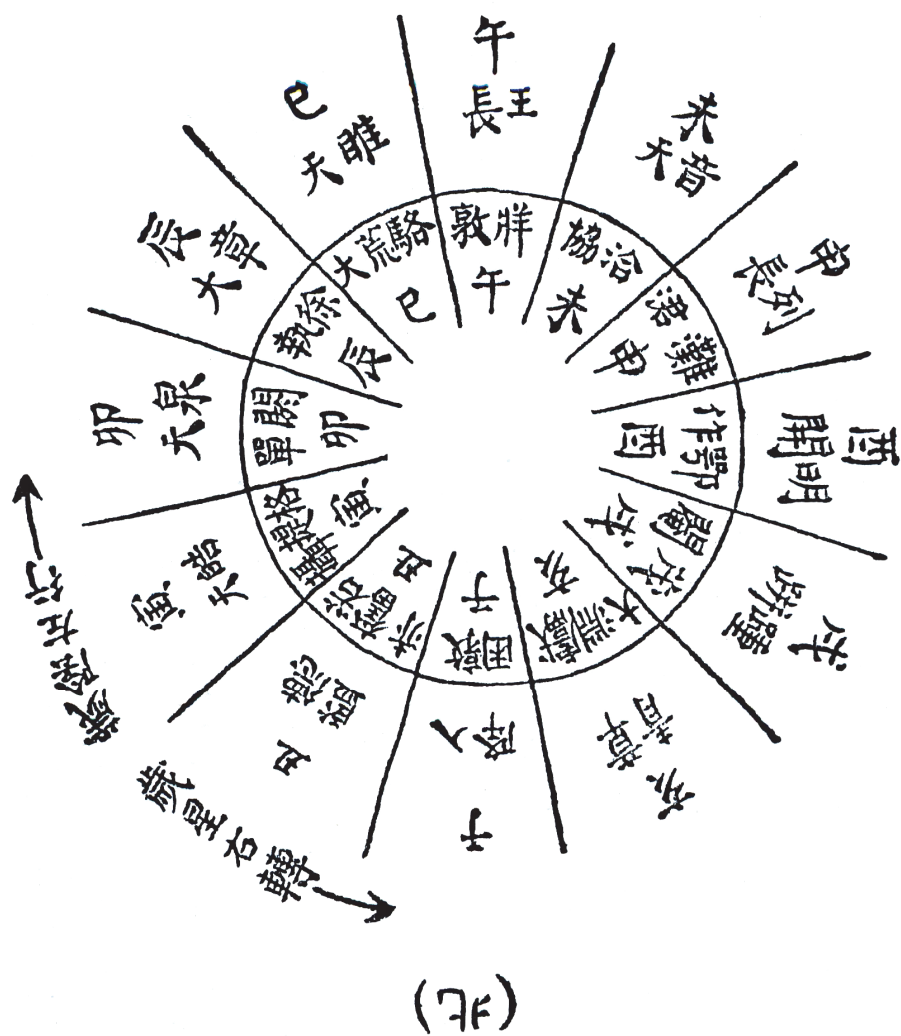
（陳偉，《秦簡牘合集〔壹〕》，頁 864-868）



圖九：孔家坡漢簡《日書》「死失圖」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
《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頁 94-95）



圖一〇：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死失圖》
（陳偉，《秦簡牘合集〔壹〕》，頁 808-809）



圖一二：歲星、歲陰圖

(劉坦，《中國古代之星歲紀年》，頁4)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左傳》，收入《十三經注疏》第6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刊本影印。
- 《周易》，收入《十三經注疏》第1冊。
- 《周禮》，收入《十三經注疏》第3冊。
- 《尚書》，收入《十三經注疏》第1冊。
- 《禮記》，收入《十三經注疏》第5冊。
- 方以智，《通雅》，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方向東，《大戴禮記匯校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8。
- 王玉興主編，《黃帝內經素問三家注・運氣分冊》，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3。
- 王利器，《鹽鐵論校注（定本）》，北京：中華書局，1996。
- 王逸注，洪興祖補注，《楚辭章句補注》，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 王照圓著，虞思徵點校，《列女傳補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
- 李守奎、李軼，《尸子譯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
- 李昉編纂，夏劍欽校點，《太平御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 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
- 周生春，《吳越春秋輯校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 姚明輝，《漢書藝文志注解姚氏學》，上海：吳興讀經會，1924。
- 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 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00。
- 徐養原，〈緯候不起於哀平辨〉，阮元手訂，《詁經精舍文集》，收入《中國歷代書院志》第15冊，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據清嘉慶六年（1801）刻本影印，卷一二，頁242-243。
-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7。
- 荀悅、袁宏著，張烈點校，《兩漢紀：《漢紀》、《後漢紀》》，北京：中華書局，2002。
- 張志聰集注，方春陽等點校，《黃帝內經集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 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
-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校讎通義》，收入《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
- 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臺北：書銘出版事業公司，1997，據經韻樓原刻本影印。
- 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7。
- 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7。
- 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華學誠匯證，王智群、謝榮娥、王彩琴協編，《揚雄方言校釋匯證》，北京：中華書局，2006。
- 黃暉，《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
-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楊萬里，《天問天對解》，收入《楚辭文獻集成》第3冊，揚州：廣陵書社，2008，據豫章叢書（1917）影印。
- 賈誼撰，閻振益、鍾夏校注，《新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
- 趙在翰輯，鍾肇鵬、蕭文郁點校，《七緯（附論語識）》，北京：中華書局，2013。
- 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
- 蕭統編，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六臣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87。
- 錢大昕，《恒言錄》，收入《嘉定錢大昕全集》第8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 韓非著，陳奇猷校注，《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 嚴可均，《全後漢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二·近人論著

凡國棟

- 2010 〈日書《死失圖》的綜合考察——從漢代日書對楚秦日書的繼承和改造的視角〉，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59-75。

于省吾

- 1940 《雙劍謠古器物圖錄》，北京：函雅堂。

王志平、孟蓬生、張潔

- 2014 《出土文獻與先秦兩漢方言地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黃儒宣

王育武

- 2007 〈漢代式術與堪輿〉，《華中建築》2007.7：153-156。

王明欽

- 2004 〈王家臺秦墓竹簡概述〉，艾蘭、邢文編，《新出簡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26-49。

王珏

- 2000 〈見系、照三系互諧與上古漢語方言分區〉，《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4：103-110, 120。

王貴元

- 2009 〈讀孔家坡漢簡札記〉，《語言論集》6：21-31。

王暉

- 1996 〈《堯典》歲用 366 日之時代考〉，《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3：128。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

- 2012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墨迹選粹》，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2014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皮錫瑞

- 2000 《增註經學歷史》，臺北：藝文印書館。

田煒

- 2017 〈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五行甲篇》抄寫者身份和抄寫年代補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中西書局，頁 271-277。

安居香山

- 1984 〈緯書の天文氣象雜占の成立と展開〉，氏著，《讖緯思想の綜合的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頁 19-54。
1986 〈緯書形成問題和緯書思想研究的動向〉，《孔子研究》1986.2：96-101。
1991 《緯書與中國神秘思想》，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

- 1994 《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朱桂昌

- 2012 《顓頊日曆表》，北京：中華書局。

朱銳

- 1989 〈星占、讖緯、天文及禁令〉，《自然辯證法通訊》1989.1：62-64。

- 朱曉雪
2013 《包山楚簡綜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江曉原
1993 〈談歷朝「私習天文」之厲禁〉，《中國典籍與文化》1993.1：97-100。
1995 《天學真原》，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 余健
2000 〈堪輿考〉，《建築學報》2000.9：62-63。
- 沈祖春
2008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假借字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 李方桂
2001 《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中華
1993 《神秘文化的啟示——緯書與漢代文化》，北京：新華出版社。
- 李玉
1994 《秦漢簡牘帛書音韻研究》，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
- 李零
1988 〈《管子》三十時節與二十四節氣——再談《玄宮》和《玄宮圖》〉，《管子學刊》1988.2：18-24。
1991 〈「式」與中國古代的宇宙模式〉，《中國文化》4：1-30。
1992 〈跋石板村「式圖」鏡〉，《文物天地》1992.1：31-34。
1996 〈讀銀雀山漢簡《三十時》〉，《簡帛研究》2：194-210。
2000 《中國方術考（修訂本）》，北京：東方出版社。
2013 〈楚帛書與「式圖」〉，氏著，《楚帛書研究（十一種）》，上海：中西書局，頁163-170。
2017 《子彈庫帛書》，北京：文物出版社。
- 李學勤
2001 〈序〉，陳松長編著，鄭曙斌、喻燕姣協編，《馬王堆簡帛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頁1-4。
- 汪啟明
1988 〈銀雀山漢墓竹簡《孫臏兵法》通假字分析〉，《楚雄師專學報》1988.2：57-63。
- 周祖謨
1984 〈漢代竹書和帛書中的通假字與古音的考訂〉，《音韻學研究》1：78-91。

黃儒宣

胡文輝

- 2000 〈馬王堆帛書《刑德》乙篇研究〉，氏著，《中國早期方術與文獻叢考》，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頁 159-273。

洪梅

- 2005 〈漢代竹簡帛書文獻通假字聲母研究〉，《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199-200。

荊州地區博物館

- 1995 〈江陵王家臺 15 號秦墓〉，《文物》1995.1：37-43。

殷滌非

- 1978 〈西漢汝陰侯墓出土的占盤和天文儀器〉，《考古》1978.5：338-343。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

- 2000 〈馬王堆帛書《式法》釋文摘要〉，《文物》2000.7：85-94。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

- 1997 《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

時建國

- 1993 〈從臨沂漢簡、長沙帛書通假字再證古聲十九紐〉，《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6：28-33。

夏德安

- 2007 〈周家臺的數術簡〉，《簡帛》2：397-407。

張西堂

- 1982 〈《尸子》考證〉，顧頡剛編，《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4 冊，頁 646-653。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

- 2001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張潔

- 2014 〈《銀雀山漢簡》與《張家山漢簡》《馬王堆帛書》通假字聲母的對比研究〉，《歷史語言學研究》7：215-229。

張儒

- 1988 〈關於竹書、帛書通假字的考察〉，《山西大學學報》1988.2：37-43。

張艷

- 2010 〈帛書《老子》通假字的音韻分析〉，《語文知識》2010.3：41-43。

梅祖麟

- 1982 〈跟見系諧聲的照三系字〉，《中國語言學報》1：114-126。

郭錫良

2005 〈古漢語詞類活用淺談〉，氏著，《漢語史論集（增補本）》，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47-52。

2010 《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陳延傑

1924 〈識緯考〉，《東方雜誌》21.6：62-72。

陳松長

2008 〈帛書《刑德》丙篇試探〉，氏著，《簡帛研究文稿》，北京：線裝書局，頁 131-137。

陳侃理

2018 〈北大漢簡所見的古堪輿術初探及補說〉，谷中信一編，《中國出土資料の多角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頁 349-367。

陳亮

2010 〈漢代墓葬門區符篆與陰陽別氣觀念研究〉，朱青生主編，《中國漢畫研究》3：33-227。

陳偉主編，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

2014 《秦簡牘合集〔壹〕》，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陳偉主編，彭浩、劉樂賢等撰著

2016 《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壹、貳〕》，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陳偉主編，李天虹、劉國勝等撰著

2016 《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陳偉主編，孫占宇、晏昌貴等撰著

2016 《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陳偉武

2018 〈「堪輿」試解〉，氏著，《愈愚齋磨牙二集——古文字與古文獻研究叢稿》，上海：中西書局，頁 271-275。

陳國慶

2006 《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

陳夢家

2004 〈漢簡年曆表叙〉，氏著，《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頁 229-274。

陳槃

1943 〈識緯溯原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317-335。

1948 〈戰國秦漢間方士考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7：7-57。

黃儒宣

陳睿宏

- 2016 〈北京大學竹簡《堪輿》值日本色之重要內涵〉，《臺大中文學報》55：1-52。

陳遵媯

- 2006 《中國天文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陶磊

- 2003 《《淮南子·天文》研究——從數術史的角度》，濟南：齊魯書社。

- 2008 《從巫術到數術——上古信仰的歷史嬗變》，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編著

- 2006 《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曾都區考古隊

- 2017 〈湖北隨州市周家寨墓地 M8 發掘簡報〉，《考古》2017.8：3-21。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

- 2004 《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焦海燕

- 2010 〈漢代「堪輿」釋義〉，《安康學院學報》2010.1：79-81。

程少軒

- 2016 〈馬王堆帛書《刑德》、《陰陽五行》諸篇曆法研究——以《陰陽五行》乙篇為中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7.2：313-344。

- 2018a 〈羅圖考〉，發表於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芝加哥大學顧立雅中國古文字中心共同主辦，「湖北出土簡帛日書國際學術研討會」，武漢：湖北省博物館，2018.11.08-12，頁 68-81。

- 2018b 《放馬灘簡式占古佚書研究》，上海：中西書局。

賀璐璐

- 2016 〈北大漢簡五《大羅圖》題名商榷〉，《邢台學院學報》2016.4：112-114。

- 2017 〈出土簡帛所見堪輿文獻的整理與研究〉，重慶：西南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

黃金文

- 2007 〈「諧聲關係」的「建構」——以中古章系來源及其他問題為例〉，《清華學報》新 37.2：535-559。

黃儒宣

2015 〈式圖與式盤〉，《考古》2015.1：92-102。

2017 〈馬王堆帛書《上朔》綜論〉，《文史》2017.2：17-34。

董同龢

1948 〈上古音韻表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8：1-249。

楊建忠

2011 《秦漢楚方言聲韻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楊劍橋

1986 〈論端、知、照三系聲母的上古來源〉，《語言研究》1986.1：109-113。

裘錫圭主編，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

2014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北京：中華書局。

鄔可晶

2016 〈讀馬王堆帛書《刑德》、《陰陽五行》、《天文氣象雜占》瑣記〉，《出土文獻研究》15：259-279。

趙益

2005 《古典術數文獻述論稿》，北京：中華書局。

趙誠

1986 〈臨沂漢簡的通假字〉，《音韻學研究》2：17-26。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

1985 《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0 《銀雀山漢墓竹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

儀徵市博物館編

2008 《儀徵出土文物集粹》，北京：文物出版社。

儀徵博物館

2007 〈江蘇儀徵劉集聯營西漢墓出土占卜漆盤〉，《東南文化》2007.6：19-22。

劉坦

1957 《中國古代之星歲紀年》，北京：科學出版社。

劉冠才

2012 《兩漢聲母系統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劉國勝

2011 〈秦簡《日書》零拾〉，《簡帛》6：105-112。

劉增貴

2008 〈「左右」、「雌雄」與「反」——孔家坡《日書·反支》考釋〉，《簡帛》3：235-242。

黃儒宣

劉樂賢

- 2003 《簡帛數術文獻探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7 〈緯書中的天文資料——以《河圖帝覽嬉》為例〉，《中國史研究》2007.2：71-82。
2010 〈釋「歲」補說〉，氏著，《戰國秦漢簡帛叢考》，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123-127。

劉寶俊

- 1986 〈《秦漢帛書音系》概述〉，《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6.1：126-132。

謝榮娥

- 2011 《秦漢時期楚方言區文獻的語音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羅福頤

- 1985 〈漢牋盤小考〉，《古文字研究》11：252-264。

關增建

- 2000 〈中國天文學史上的地中概念〉，《自然科學史研究》19.3：251-263。

饒宗頤

- 2009 〈馬王堆《陰陽五行》之《天一圖》——漢初天一家遺說考〉，《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3卷，簡帛學簡帛文叢，頁 95-107。

顧頡剛

- 2005 《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Cullen, Christopher

- 1980-81 "Some Further Points on the SHIH." *Early China* 6: 31-46.
1981-82 "The Han Cosmic Model: A Rejoinder to Donald Harper." *Early China* 7: 130-133.

Harper, Donald (J.) (夏德安)

- 1978-79 "The Han Cosmic Board (SHIH 式)." *Early China* 4: 1-10.
1980-81 "The Han Cosmic Board: A Response to Christopher Cullen." *Early China* 6: 47-56.
1981-82 "The Han Cosmic Board: Surrejoinder." *Early China* 7: 134-135.

Loewe, Michael

- 1983-85 "The Term K'an-yü 堪輿 and the Choice of the Moment." *Early China* 9-10: 204-217.

三・網路資訊

子居

- 2016 〈北大簡《堪輿》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站
http://xianqinshi.blogspot.com/2017/09/blog-post_71.html，2016.08.21。

王寧

- 2017a 〈北大簡《堪輿》「大羅圖」的左行、右行問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54，2017.03.12。
- 2017b 〈北大漢簡伍《堪輿》之「堪輿」「大羅圖」補議〉，知北游的博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c4f8f10102xbhk.html，2017.03.18。
- 2017c 〈北大簡《堪輿》十二辰、二十八宿排列淺議〉，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66，2017.03.24。

程少軒

- 2016 〈關於太陰紀年的一種推算（提綱）〉，轉引自子居，〈北大簡《堪輿》解析〉。

黃儒宣

The Heaven-and-Earth Model in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Highlighting the Mawangdui Silk Texts
Digang Graph and *Kanyu*

Ru-Xuan Hu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names and functions of individual components such as mainstays, knots, and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in the *Digang Graph*. Accordingly, the square earth symbolizes the chassis. The terms east-gate, south-gate, west-gate, and north-gate represent the points at which wind, rain, and the four seasons pass through. Stems and branches stand for winter solstice, summer solstice, and the five phases indicating climatic changes. In the collection by Yu Xing-wu, *Tiangan* is the name of the heaven-disc, and it is engraved on the back of the Han ivory disc. On account of this, *Digang* may possibly be the name of the earth-plate. The entire heaven and earth are configured as such: the mainstays on the square chassis are connected to the dome and ultimately attached to the Northern Dipper.

In *Kanyu*, the male deity of the Northern Dipper traverses leftward in the heaven and the female deity moves rightward on earth. The character “kan” is similarly pronounced as “zhen,” and it symbolizes the Northern Dipper of the heaven. In turn, word “yu” signifies the chassis of the earth. In the *Daluo Graph*, the earthly branches are arranged counterclockwise, and this indicates the earth’s rightward rotation. The doctrine “Rightward Rotation of the Earth” in the weft texts, which was published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West Han to the East Han,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the early Western Han literatures of *Shushu*.

Keywords: cosmic board, cosmography, *Gaitian* theory, “Rightward Rotation of the Earth”